

道古堂全集



AP16  
976  
6





和 16  
976  
卷 6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七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跋二

乾道臨安志跋

長興周淙彥廣撰臨安志十五卷直齋書錄譏其首卷  
爲行在所於宮闕殿閣全不記載其他沿革亦多疏畧  
此書世所罕傳萬歷中吾郡陳布政善修府志時已不  
得見孫君晴厓得宋槧本於京師故家祇一卷至三卷  
所載園亭坊巷及職官姓氏爲潛君高咸淳志藍本其  
他惜無從更覓然斷珪殘璧爲此邦文獻計已不啻寶



如圖球志稱乾道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以右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兩浙轉運副使知臨安府先是紹興二十五年嘗通判府事宋史本傳但言宣和間以父任爲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志稱乾道四年十月十四日磨勘轉右議大夫五年七月初四日除右文殿修撰再任本傳但言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無再任臨安事此可以補史之闕咸淳志載淙濬湖撩草諸善政孝宗手敕獎諭本傳但言其開河一事亦似過畧

咸淳臨安志跋

縉雲潛說友君高撰說友史家不爲立傳其序末列銜云中奉大夫權戶部尙書兼詳定敕令官兼知臨安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兩浙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點檢行在贍軍激賞酒庫所縉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存此可以見說友之官閱書凡百卷舊藏花山馬氏吾友吳君尺鳧以二十千購鈔其半其半則得之王店朱檢討家碑刻七卷仍闕如也好事者往往從吳氏借鈔鈔胥憚煩每割去大文長記以是世鮮善本辛亥歲同在志局尺鳧攜是書來予與趙子誠夫共相參校



乃撰者悉真贗輒歎求書之難適檢討孫稼翁以宋槧十七冊求售亟從與誠夫以三十金易之山川古蹟祠廟寺觀湖志全弋獲於此吾郡之文獻又無論也施愕淳祐志已佚不傳說友間一稱引之序所謂漏且舛者亦藉是見梗概云

寶慶四明志跋

明之設州自唐始乾道五年張津守郡始釐定圖經七卷其名見於宋史藝文志今不復傳矣繼此者書錄解題稱寶慶二年廬陵胡榘仲方爲守屬其鄉人羅濬撰四明志二十一卷鄞縣全君紹衣爲予言其家尙有此書予固疑而不敢信也雍正壬子孟夏紹衣入都道武林竟以是書來乃宋末雕本與吳丞相續志合刊者予驚喜出望外亟走書屬友人趙谷林爲紹衣謀脂轄之費而以書納之小山書庫酌酒相賀紹衣爲長句五百言紀其事時九沙萬太史方領明州志局予作詩送行



卽述其顛末以告所謂人喜則斯陶陶斯咏也按槩以  
兵部尙書除煥章閣學士通議大夫兼沿海制置使來  
知郡越明年命校官方萬里重訂圖經未幾萬里造朝  
事遂輟又明年羅濬以從政郎新補贛州錄事參軍調  
官來謁槩命與府學學正袁藻學錄劉叔溫直學汪輝  
學諭汪垌繆暹蔣淵明教諭伍子獻共事編類由孟夏  
迄仲秋凡五月而書成先以郡志次鄞次奉化次慈谿  
次定海次昌國次象山蓋當時六縣之次第如此而其  
目曰敘郡敘山敘水敘產敘賦敘兵敘人敘祠敘遺雖  
志多而圖少然其間每依舊經所載則乾道不傳之志

於此可以獲觀其什之四五考之寧宗卽位旣陞州爲  
慶元府而標題書目猶曰四明仍舊也







歸之谷林氏書於終不為幸也因錄其辭而以其書  
數平水俱以興水味如蘇賦育何購其精亦多購執憂  
蘇其蘇爾諸良謀麥餘圖不策貢賄之精然魯相問  
藁籍繪畧其四以晉一人之味集效此志之圖不合至  
六之志書如律開與如元八且也其書卷知十二而  
映驗心氣騰越粘疑其吳如士皆軍食以蘇賦中  
奉籍順利蓋公密時置大封主皆錄宜文字據亦差  
軍風事越三平門主賦也頃與示內保學時對蘇賦  
賢補四半六尺與亦昧嘗以購文與大學士出映與示

開卷四州縣志題

滇畧跋

滇畧凡十卷曰版畧曰勝畧曰產畧曰俗畧曰續畧曰  
獻畧曰事畧曰文畧曰夷畧曰雜畧有明晉安謝肇淛  
在杭所輯詳遠畧近博觀而約取蒼山洱水之墟稱善  
志焉按滇為古百濮之地漢元狩時乃始置縣迄後屢  
服屢畔至前明遂隸中國版圖薛承教序稱遵竺乾之  
說以飾治假瑜珈之幻以侈武以其臆創之文字傳其  
蠻鳩之方音學士大夫鮮能通之而在杭獨能提鉛握  
槩於箚烟瘴雨之中上以搜楊終常璩之所不及下以  
補辛怡顯李京楊慎田汝成諸紀載之漏遺其用力可



謂勤矣子曩有寫本字畫秀勁可喜此得之福清士人  
薛士玉乃萬歷末年雕本歸時當細讎之

鼓山志跋

志凡十二卷崇禎間僧元賢修爲謝古梅編修所贈并  
陳說劣削峯靈源洞諸勝便已耳目發皇九月秋深土  
人皆言山中雲霧空涌霏霏常襲衣帶間非天日清曠  
不能騁懷同人畏難予亦不能鼓勇負愧山靈於行墨  
間博臥遊清事儻可知已復于林上舍溥處獲覩謝在  
杭徐興公原志前有圖凡十有一葉稍悉此山面目矣  
元賢削去物產一志而摩崖之刻什僅存其六七則兩  
志優劣之相去爲何如也







明行修之士主考試事恂以前元貢士得與其列蓋明初之制如此寧都魏冰叔以爲有文名而用之則臆說也獨濂位祇學士試錄前序專以屬之蓋鴻文鉅手當時無有出其右者於此見文事之有定價且以見諸公之能溫克以讓而濂之足以當此而不媿也其命題尙仍元制先五經義次四書疑至洪武十七年始改用四書義三道此錄舊藏秀水朱檢討家檢討輯詩綜時嘗持是以綜核明初人物雍正甲寅予友錢塘汪君師李假之於其曾孫繩武持以示予予爲詳考其典制別錄一通跋而歸之師李其殿試之制泰倉陸容撰菽園雜

記已詳載之茲不復贅述云

友仁字子安見會元墨選濤籍延安縣見貢舉考鄱陽吳鏞廷試在三甲獨授戶部司計見實錄百二十人中惟狀元吳伯宗及上虞葉砥有文集餘無考又記

楊用修考蘇州錢氏世譜云庚戌安大全榜姑蘇志云金濤榜蓋未見此錄也



...元貢士得與其...  
...有名而用之則...  
...蓋鴻文短乎...  
...有定價且以見...  
...與史大全...  
...七年始...  
...人中華...  
...與...  
...文...  
...暗...

文選類林跋

文選類林十八卷摘選中麗語類而聚之稱清江劉攽  
貢父編按貢父本傳不言著有此書卽以宋史及讀書  
志書錄解題諸簿錄考之文選摘類者第有周明辯之  
彙類蘇易簡之菁英及雙字類要黃簡之韻粹王若之  
選腴豈有彪炳若貢父者而不詳列其著述直待明世  
乃始刊布此可疑者一也又其徵引多有重複是必作  
者未定之稿貢父刊兩漢之誤句櫛字比體尙縝密豈  
有編纂一書而疎忽若此此可疑者二也有明內閣之  
書號稱繁富一編再編是書旣見遺於永樂又不傳於



萬歷天府無副墨而民間乃有藏本至焦弱侯撰經籍志乃始收之此可疑者三也不佞癸丑居京師亡友嚴庶常十區方銳意於辭學屬予採擷麗藻若凌廸知錦字若此書皆無從購覓所摘者僅賦數卷而予以事南還庶常又化爲異物秋鐙展卷感念疇曩不知其涕之出也

文選跋

天祿識餘跋

錢唐高侍郎以儒臣獲侍

先皇禁幄退而著書二冊題曰天祿識餘意謂延閣廣內秘室之藏有非窮巷陋儒之所得窺見者今觀其書則笑牒言鯖豈足以當天廚一臠也迹其所徵引辨說大半皆襲前人之舊一二偏解時有抵牾不觀左傳注妄謂經皇爲冢前之闕不觀漢書注妄引後漢紀以證太上皇之名不觀水經文選兩注妄詫金虎冰井以實三臺不觀地理通釋妄分兩函谷關爲秦漢其尤踳駁不可據者青雲二字莆田周方叔以爲有四解迺遽以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七  
二  
隱逸當之聚頭扇已見之金章宗詞咏出歸潛志乃謂元時  
高麗國始貢銀八兩爲流本漢書食貨志乃引集韻以  
爲創獲八米盧郎旣見之齊隋兩書姚寬叢語云蓋關  
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米取數  
之多也黃山谷徐師川何嘗誤用乃用元微之八采詩  
成未伏盧爲證是知一未知二也古人爲學先根柢而  
後枝葉先經史而後辭章侍郎置身石渠金鎖獲窺人  
間未見之本而所采擷若此此可以徵其造詣矣

天源始繪

黃四如文集跋

右宋莆田黃四如先生文集六卷乃建安徐氏藏書前  
有徐興公印又有徐惟起圖書末幀標云萬歷庚子夏  
買於建州距今蓋百三十又五年縹緲完好古香襲手  
予以制錢三百復買於福州市攤可寶也此爲先生男  
將仕郎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梓所刊有泰定改元小印  
後有清源傳定保三山陳光庭廬山曹志跋皆稱至治  
癸亥蓋跋於至治而刊於泰定也校今明初刊本特少  
宋濂一序斷爲元刻無疑按先生爲唐御史滔十二代  
孫名仲元字善甫取堯夫善人吟以四如自號舉辛未



進士第終宋朝奉郎國子監簿兼福建路招捕使司都  
參議官景炎德祐後更名淵字天叟號韻鄉贅翁晚年  
別號彥安無子以同產弟仲會之子子材爲嗣卽梓是  
也曹志稱其文閱深高古精義入神句勢迫曲禮檀弓  
不造不止洵爲知言雍正壬子九月望日在榕城法海  
寺書

竹素山房詩跋

竹素山房詩三卷元至治中太末吾衍子行著子行寓  
吾杭生花坊精小學學古編古人印式諸書而外於間  
居錄辨酢醋二字謂酢卽古醋字醋卽古人酬酢酢字  
皆今人所未察集中如黃良佑字說辨佐佑卽左右亦  
有理此集吾浙藏書之家皆無其本維揚馬涉江從姑  
蘇購抄予僅得見內有一題云仇仁近自建康解組歸  
有文曰金淵集亦簿錄家所不載并諸家文集未齒及  
者惜乎其不得傳於後也







人率妄去取則已非內外集之舊鄭楷撰潛溪先生行狀云潛溪集四十卷芝園集五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四十卷歸田已後所著以潛溪集爲四十卷既與禕之言不合以芝園集爲五卷暨歸田後四十卷又與公手定前後續各十卷之數不符以翰苑集爲四十卷蓋合鑿坡翰苑四集總言之劉誠意基又摘取其精者約爲文粹十卷門人鄭濟鄭洧方孝孺等以爲未盡乃更選續十卷皆孝孺與劉剛林靜樓璉手自繕寫刊於義門書塾至天順元年弋陽黃溥秉憲蜀川輯拾遺稿梓於茂州凡十八卷今所稱蜀本者是也暨

後高淳韓叔陽又彙諸家之本定爲全集刊板金華令署凡三十三卷今世所行編類之本是也此外更有衢本不知何人刊外國本安南日本朝鮮皆無傳此稿乃金沙蔣編修超得之於公裔孫孝廉實穎祇三十八篇皆在元時所作而釋門文字居其半長山陳國華來守金華康熙甲辰梓於郡齋吳祭酒偉業嘗爲之序其中敘述公集顛末猶爲未詳予特爲鋪陳之若此



忍齋文集跋

忍齋集詩二卷文三卷明萬歷間朝鮮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兼領經筵事南陽洪暹退之撰攷暹爲領議政贈諡文僖彥弼子中司馬魁選補弼文館正字歷今官初以忤權臣得杖繼主試發策直言時政謫官歷事四朝以愛惜人才恢弘士氣爲勸居文僖公喪三年不出廬外母宋爲領議政軼女歿時已八十餘以哀毀致疾竟卒蓋東國所稱賢大臣也左議政金榮貴撰墓銘稱其文章典實溫雅絕去浮誇之習集中如沈連源徐慶千諸墓誌皆可以補鄭麟趾高麗史及東國



史畧之闕惜乎朱竹垞搜輯外夷文獻竟未入之陪隸之列吾友符戶曹幼魯買之燕京市集以歸小山趙氏插架借觀累日爰跋其顛末而還之

此書之出於何人未詳其始也然其書之體裁與素問九卷同而卷數不同蓋其書之出於何人未詳其始也然其書之體裁與素問九卷同而卷數不同蓋其書之體裁與素問九卷同而卷數不同

靈樞經跋

七畧漢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篇皇甫謐以鍼經九卷素問九卷合十八篇當之唐啟元子王砮遵而用之素問之名見張仲景傷寒卒病論鍼經則謐所命名也隋經籍志鍼經九卷黃帝九靈十二卷元滄洲翁呂復云苟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據復所疑九靈是九靈鍼經是鍼經不可合而爲一也王砮以九靈名靈樞靈樞之名不知其何所本卽用之以法素問余觀其文義淺短與素問岐伯之言不類又似竊取素問之言而鋪張之其爲王砮所僞託可知自砮改靈樞



後後人莫有傳其書者唐寶應至宋紹興錦官史崧乃云家藏舊本靈樞九卷除已具狀經所屬申明外准使府指揮依條申轉運司選官詳定具書送秘書省國子監是此書至宋中世而始出未經高保衡林億等校定也孰能辨其真偽哉其中十二經水一篇無論黃帝時無此名而天下之水何止十二祇以十二經脈而以十二水配任意錯舉水之大小不詳計也堯時作禹貢九州之水始有名湖水不見於禹貢唐時荆湘文物最盛洞庭一湖屢詠歌於詩篇徵引於雜說詠特據身所見而妄臆度之耳挂漏不待辨而自明矣

脈訣跋

予朱子曰俗傳脈訣辭最鄙淺非叔和本書乃能直指高骨爲關柳貫曰朱子取高骨爲關之說不知其政出王叔和脈經也脈訣乃宋中世人僞託或曰五代高陽生所著呂復曰六朝高陽生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以誤學者高陽生不知何人柳以爲五代則宜入宋史藝文志呂以爲六朝則宜入唐書藝文志兩志無之疑是宋世庸醫枕中之秘非通人所習也呂又云通真子劉元賓爲之注且續歌括附其後辭旣鄙俚意亦滋晦今世俗乃以歌括爲脈訣則輾轉迷謬貽誤不淺矣







十而自言嬉戲不異前時其詼諧嘲謔之風可想見也  
遼史國語解堂印博采之名此書及李氏打馬格皆用  
之則知堂印不獨爲契丹語矣錢塘沈上舍岑淹雅好  
古酒間出此書見示因撫所聞見書以質之

其燬正五五二十五燬矣姑率二十五燬凡一絲風  
其燬而辭其意可矣其燬去置益人金以爲口錢非  
其燬而辭其意可矣其燬去置益人金以爲口錢非  
其燬而辭其意可矣其燬去置益人金以爲口錢非

袈裟集跋

鄭元辭馬融東歸臨川王世說以爲恐元勝已而心忌  
焉元亦疑有追坐橋下在水上據屐乃得免劉孝標曰  
馬融大儒豈肯爲此醜毒此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若  
夫佛門廣大志存利濟旣名三衣爲忍辱鎧乃云傳衣  
之人命如懸絲何也又北宗之人以秀師得信衣付受  
使張行昌行刺是則釋氏之伎忍毒害較世人爲更甚  
盧行者受衣不傳豈惟消弭爭端亦是一斬截了當法  
萬歷間信受居士吳世忠輯袈裟集自釋迦牟尼以金  
襴袈裟付囑摩訶迦葉止於惠能大師共三十三祖更



益以青原南嶽永嘉智隍以衍曹溪之派斯釋門之道  
統圖也佛祖統紀通載諸書皆繁蹟不可卒覽此獨鉤  
元提要簡而能該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億萬斯年永無  
斷絕彼袈裟何爲哉何爲哉戊申曝經日智光居士杭  
世駿槃談書

王佩箴刊不自棄文跋

此文不見于朱子本集其言則醇乎儒者之言也吾友  
樹南王先生錄于座右日莊誦以爲庭訓旣棄養哲嗣  
佩箴等奉行無敢失隊刊布以永其傳棄之時義大矣  
有美質而不知力學是棄其天也有世澤而不知培植  
是棄其祖也推廣言之原伯魯之子亡于不說學楚越  
椒亡于傲狠晉欒黶鄭伯有亡于汰侈郤至亡于驟稱  
其伐楊食我亡于黨惡欒高亡于嗜酒而好內而其原  
皆由自棄于禮法始春秋一書每以保家爲兢兢此先  
儒所以反覆譬喻而吾友所以服膺終身至老而不釋



也佩箴兄弟憬然思先德而貽後嗣弗替引之王氏之興也豈有既乎

興也豈有既乎  
故春煇一書以對案為效  
也佩箴兄弟憬然思先德而貽後嗣弗替引之王氏之興也豈有既乎  
故春煇一書以對案為效  
也佩箴兄弟憬然思先德而貽後嗣弗替引之王氏之興也豈有既乎  
故春煇一書以對案為效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八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書後 題辭

書 國朝諡法考後

歲在壬申同年金江聲觀察家人不戒於火所著悉成煨燼江聲前為內閣侍讀時在閣中繙閱四朝實錄及國史玉牒八旗檔案家譜及禮部新舊冊籍始知漁洋所著國朝諡法考中多繆誤或重見疊出或有官無名或無諡而誤為有諡并名字舛錯不一而足因細加訂正益以康熙三十六年以後至今得



諡諸臣姓氏年月頗為詳慎惜其書未傳漁洋之書單行無有起而與之證者特書江聲之說於後後有志於斯事者可踵而行之漁洋得諍友而江聲為不亡矣

江聲字叔平

漁洋字伯綱

書

書

林世驥 大宗題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十八

書史記周本紀後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應劭韋昭孟康徐廣裴駙司馬貞諸家解此者多非是獨正義之說得之第其計五百歲之數則正義與索隱皆為不合索隱云自秦列為諸侯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三十六城以入於秦凡五百一十六年是合也云百舉其大數此說本顏師古按五百載之後復云十七歲則必不盈不歉恰當五百之數然後再計之為十七歲若以舉大數而言則十七歲為無憑矣正義云非子生秦侯已下



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  
之後十四年則成五百歲按秦本紀及十二諸侯及六  
國年表自非子始封已後秦侯十公伯三秦仲二十三  
莊公四十四襄公十二文公五十寧公十二出子六武  
公二十德公二宣公十二成公四穆公三十九康公十  
二共公五桓公二十七景公四十哀公三十六惠公十  
悼公十四厲共公三十四躁公十四懷公四靈公十年  
表秦本紀簡公十五本紀作十六誤惠公十三出子二獻公二  
十三本紀作十四誤迄孝公二年凡四百九十八年其二年  
意必非子始封之歲也恰當五百之數則正義所云亦

繆盩而不可從矣然太史公之稱此言者凡四皆錯雜  
不出于一其稱十七歲者惟封禪書與周本紀同秦本  
紀則云七十七歲老子列傳則云七十歲諸家皆無所  
糾正獨顏師古注漢郊祀志始以十七歲為正







則使之入地也收不又傳李神儁盧元明事乎見李神儁傳  
儁欲娶鄭嚴祖妹盧元明亦將為婚遂致紛競闖於嚴  
祖之門夫李盧非卑姓嚴祖非勢要始而請婚繼致紛  
競其閨門無穢亂之聲可知也齊趙郡王叡及壯將婚  
而貌有戚容世宗謂之曰我為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  
高見北齊書本傳述祖嘗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  
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夫將婚而  
有戚容則恐不知其亂雜而娶之也娶之而不嫌而且  
敬禮之至於久而不敢懈而謂閨門穢亂聲滿天下者  
可以得之乎嗚呼其所以誣鄭氏者乃收之所以自穢

也與



蒼龍星解後  
朱子曰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  
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  
而適介於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堯峯汪  
氏遂曲爲之解曰於春言其形則夏爲蒼龍秋爲元武  
冬爲白虎可知夏言其次則春爲鶉火秋爲元枵冬爲  
大梁可知於秋冬言其宿則春爲柳星夏爲氐房可知  
愚謂此臆說也南方朱鳥七宿而鶉火爲春分昏之中  
星鶉鳥首西尾東言鳥可以該鶉火言鶉火不可以該  
鶉首鶉尾也故中春固宜以象言而夏言蒼龍秋言元



武冬言白虎則泛矣東方蒼龍七宿而心爲蒼龍之中  
星大火又爲心三星中之中星言火則心在其中言心  
則蒼龍在其中故中夏固宜以次言而春言鶉火秋言  
元枵冬言大梁則泛矣北方元武七宿而虛爲元武中  
之中星西方白虎七宿而昴爲白虎中之中星故中秋  
中冬固宜以宿言若夫柳爲鳥喙氐爲天根角亢皆房  
繫于氐  
近心爲明堂皆不可言春夏之中星於此乃得窺見古  
聖人立言之明且當皆有確乎其不易者如其以互文  
測之不亦慎乎堯峯又以南宮朱鳥爲鶉火之次東宮  
蒼龍爲大火之次北宮元武爲元枵之次西宮咸池爲

大梁之次此亦齷齪之偏解也劉歆三統歷費直周易  
皇甫謐帝王世紀其言十二次者甚備蔡邕月令章句  
則言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春季鶉火之次小暑大暑  
居之夏季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秋季元枵之次小寒大  
寒居之冬季後代歷法漸密二十四氣皆有中星焉得仍  
執天官書四宮之次以定四仲之中星乎又其言朱鳥  
春分蒼龍夏至元武秋分白虎冬至皆見於南方墨守  
鄭孔之說而以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取南  
方以爲準不知玉衡之管兩端所窺北極一處凝然不  
動南上諸星逐時移動此本天行自然之運豈因聖人



南面而有改移唐一行撰開元大衍歷其言之也綦詳堯峯其未之深考也歟

南面而有改移唐一行撰開元大衍歷其言之也綦詳堯峯其未之深考也歟

書漁洋山人題展子虔高歡歸晉陽圖後

元郝文忠公集亦有此題稱高緯非高歡也考宣和畫譜展子虔畫齊後主歸晉陽圖六幅高歡歸晉陽圖是唐張昉畫不可混也古人作畫十日一山五日一水或有遲之經年累月而不訖工者非如今日信手塗抹隨卽散失故唐以前之可稽者備載於張彥遠名畫記其次則恃有宣和畫譜其可考覈如此焉有至今日而商邱宋氏突出展子虔之畫定爲高歡也山人詩云紅衣執樂一千指益知爲馮小憐偕行之證歡雖多內寵神武紀中每歲一歸晉陽以太原根本之地藉婁后居守



也其時方與關中構難未暇攜挈宮眷觀北史后妃傳  
馮翊太妃爲高澄所烝因司馬子如而事解可證芒山  
一戰而根基立沙苑一敗而疾遂不起使斛律金唱敕  
勒歌正其疾革時事任意闌入尤爲雜選至今日而商

書汪息廬辨誣後  
荀卿云有爭心者不可與辨歐公亟稱之蒙叟之詆王  
李也其有爭心乎因王李而及汪司馬伯玉則人欲橫  
決肆臆衝口無復檢制尚足與辨乎夫有爭心不與辨  
可也有爭心而誣及其先世能默而息乎則辨之不可  
不早辨也息廬先生爲司馬再從孫著辨誣一篇援據  
詳確辨駁明哲使蒙叟復起亦難置喙昔岳珂著籲天  
之錄而武穆之寃以白今息廬作辨誣之論而太函之  
道愈彰名德之後不賴有賢子孫哉第辨誣一篇世不  
多見吾友對琴於息廬又爲從孫旣刊布以正當世耳

書汪息廬辨誣後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八 書後



食之徒又博求篤古而達於辭者助之張一臂而呼而  
蒙叟回惑之私心如燃犀之照諸醜畢獻矣余於汪錢  
二家本無左右袒之見鈍翁力詆蒙叟之文不爲司馬  
報復也望溪方氏辭又加甚焉余不敢循聲附和拾前  
人之牙慧以沒蒙叟之長嘗遠遊端州登閱江樓讀司  
馬平蠻碑大書深刻照耀荒裔心竊嚮往之雖無息廬  
之辨已心知蒙叟之誣矣

書五臺清涼山傳後

萬歷甲申廣應寺沙門鎮澄與晉陽法明武塘幻余共  
編斯傳密藏法師刻大藏時已入法函其九卷異衆感  
通一條云北齊帝第三子天保七年身嬰重疾因入清  
涼於文殊像前然身供養火盡闍官劉謙之拾其骨塔  
於鷲峯之西帝悼之卽於焚身處建寺卽今東壽寧舊  
稱王子燒身寺考北齊列傳文宣第三子爲范陽王紹  
義周武平齊紹義奔突厥卽帝位稱武平元年周人購  
得之流蜀死山傳所云不知何所根據想亦釋子附會  
之語鎮澄序稱唐初藍谷法師創集宋僧延一又爲廣



傳則斯語沿襲已久不可致詰又考文宣紀天保七年五月帝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十年二月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當時創立寺觀凡二百餘所章仇子他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見唐書傳奕傳東壽寧寺或帝所立燒身之說姑以傳疑

蘇博舟密藻赴補使大燕都日入封函其氏卷吳泉劫萬通甲申亂歌寺心門難登典晉期赴即近歌以余共書正臺部前山書錄

書宣德彝器譜後

此明宣德三年工部檔案也遼陽年中丞希堯從部錄出以宣宗諭旨中有鑪鼎彝器四字遂摘用之係年氏所定非實事也司禮監張斌奉旨與工部尚書呂棠眼同校勘虛實計所用之物暹羅國風磨生鑛洋銅三萬九千六百斤赤金八百兩白銀三千六百兩倭源白水鉛一萬七千斤倭源黑水鉛八千斤日本國紅銅一千斤賀蘭國洋錫八百斤鋼鐵一萬二千斤天方國番礪砂三百六十斤三佛齊國紫砒三百斤渤泥國紫礪三百斤渤泥國臙脂石二百斤琉球國安瀾砂三百斤金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八  
絲磬二百斤晉赤磬二百斤鴨嘴膽磬二百四十斤白  
磬二百斤黃明磬一百二十斤寒水石二百斤出山水  
銀一千二百斤辰州府硃砂三十斤石青三十斤石綠  
三十斤銅綠三十斤古墨二十斤黃丹五十斤文蛤五  
十斤礪砂五十斤方解石二十斤自然銅一百斤白蠟  
一百二十斤磨光後上色用黃蠟八百斤造模式用血  
竭二十斤無名異二十斤赤石脂二十斤雲南黑白碁  
子各二萬箇雲南料石一千二百斤出水煤炭十萬八  
千斤湖廣櫟炭十萬斤松木生柴一萬斤蘆葦柴三萬  
斤楊木桴炭六十斤光砂一千斤共三千三百六十五

件有滲金蠟茶藏經流金四色用赤金作屑鍊鏹七次  
水銀薰擦入骨作雨雪點子號曰滲金鑄鼎時物力富  
饒取多用引故宣鑪爲後世所寶貴劉氏帝京景物畧  
謂爲內庫失火取其煨燼鑄鑪家無實錄不能定失火  
之虛實而檔冊鑄鼎之年月今猶可考也劉氏不知何  
所本而妄言之王氏池北偶談又襲用其說尤爲耳食



風本而妄言之王凡此附篇又難用其錯水飲耳食  
之也實而鄙冊錄之乎民今歸臣亦降且不賦  
情欲內藏水火其狀難驗疑是神寶終不歸家夫  
繪相之風或宜識為卦也實貴隱凡帝家景由界  
水能薰射入骨中而毒禍于體曰為金鐵鼎也此  
特亦錄金鼎茶煖錄前金四等用表金卦伏機餘小

先府君藝餘類纂後記

此先府君類編雜事也不肖孤裝繕既竟涼然流涕而  
言曰先府君有張茂先之博虛有劉原父之殫洽耕經  
疇史引一物不知為己耻山海神異之經五嶽十洲之  
記納甲飛伏測圓周髀之術七禽三鏡紫囊瓊珞之書  
玉靈金策耳鳴目矚之占驗大秦末尼西蘭竺婆羅門  
之象教陰符內景黃冶芝菌七部十二門之元奧莫不  
掇其菁華而析其底蘊夫是之謂洞陰陽之原通性命  
之理而細亦不遺乎蟲豸者也夫自皇覽集於當塗類  
林興矣降及六朝華林園修文殿諸書皆以儒臣分撰



歲糜大官牢廩然猶積日違時僅而克竣先府君卑居蓬藿未能盡窺西清東觀之藏閱市借編部居州次其用力較之前哲爲艱而精審有過之無不及嗚呼其可傳也已不肖孤憊愚無狀舊學就荒諾臯之記未慰于文昌靈光之賦有媿于延壽讀是編已輒不自知抽怛于懷也謹篋櫝而藏之俾貽我後嗣焉雍正四年太歲在丙午第二男世駿百拜敬撰

晉安三鄭文題辭

建安鄭石幢與弟荔鄉先後成進士子有章又中甲科將刊其文以問世求品目於余余以晉安三鄭集題其首有章嘽嘽不敢自信以爲參措於二父之間近於非求益欲速成余解之曰以學論則清江有三劉敞也敞也奉世也敞攷刊漢書之誤奉世爲敞之次子能各出其說以成一書則當仁不讓也以文論則吳興有三沈括也遘也遠也遘遠爲括之兄子存中以淹博見推於黃文節而西谿雲巢兩集均能頡頏以傳援此例以位置有章不爲無稽而吾更有證明者唐寶常兄弟五人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八  
集名聯珠以其為同氣也明景泰時郭定襄官都督僉  
事繼父人後三代之詩皆名聯珠人患無文可傳耳苟  
有文父欲得以為子叔父欲得以為猶子並駕一時豈  
非家門之幸哉  
世奉母山端於阡野書之難奉世為始之天子詣谷山  
朱益為取余續之曰以學備限設公亦三隱端也然  
首亦章漸敷不效自計以無能能效二父之間設何非  
傑許其文以問世末品目於余余以晉安三瀨集取其  
藝受禮不勤與羨羨微決對如識士于章章又中甲林  
晉安三瀨文集

慎端揆詩題辭

慎子端揆荒村甲子自數晨夕著春秋闡義及毛詩原  
志各數十卷趙東山范逸齋不能過也間以餘力發為  
詩歌天真爛漫奄入南村之室竹溪其壻鄉也諸沈談  
藝為吳興詩道圭臬端揆獨不受其牢籠獨往獨來孤  
行無與真豪傑之士哉家貧訓蒙自給有水田數雙立  
苗觀刈躬親饁餉行吟阡陌之間意思蕭散余屢欲過  
之盤蔬脫粟清寒不可耐輒復中止是我之自遠於端  
揆非端揆疎我也讀其詩其人斯在秋窻放筆欲與儲  
王一輩人共參之



王一輩人共卷之  
樂非謂樂也  
之聲流  
首  
不  
志  
則

施北亭十駕齋集題辭

余於北亭十年以長北亭兄事余摳衣趨隅謹循弟子  
之職然措思深湛眼光所到洞垣一方偶眎所作審定  
一二處其意所不滿者余未嘗不自知也以故稠人廣  
座中有北亭在輒矜慎不敢妄有論列其見憚如此勾  
甬全祖望謝山穿穴羣籍意不可一世北亭每有匡益  
謝山旋即改定今世所刊經史問荅可證也吾黨多畏  
友核其尤則張燿曦亮與北亭為最北亭家中落之聞  
之楚連歲奔走於衣食心志幽憂精膽外鑠年壽不永  
不得副其所欲到之境命也嗚呼聖涯靡竟樸學非百



年可了北亭意欲爲東萊深寧一流人耻以詩文自見  
每有所造清樸無俗言而嬾不收拾旣歿孤子燿搜葺  
於友朋閒得如干篇妙壻葉世組同里鄭信許承基力  
任刊布汪沆爲作傳而以序屬余余豈能傳北亭哉有  
後死之責而相知爲最深舍余而他求非北亭所樂也  
一二其意恨不謝香余未嘗不自吹出以效爾人  
余效北亭十平以是北亭足事余雖太勤勤而亦  
北亭十賢齋集題辭

施得齋槩心集題辭

宣城施君得齋以拔萃貢成均實出閣學李雲麓先生  
門下余與之有同門之親出宰興寧  
聖天子方求方聞有道士得齋應 名來闕下旅邸過  
從相得甚歡余又與之有同歲之誼在昔高允以龐鴻  
篤懋之德登仕魏朝同徵者四十二人允皆一一爲之  
頌古人嚴辨出處而敦崇朋舊蓋如此其摯也余落落  
寡合獨持此伉直不阿之意以與世相往復則雖方之  
古賢而誠無愧色深知而篤好余者莫得齋若矣得齋  
爲吏亢不違俗其爲古學清深溫栗而不狗乎時科舉











以古誼相切劘一日而有三秋三歲之思吳趨雖近游  
乎情往似贈興來如答詩如其數而作而苔岑之聲音  
笑語恍恍如可接焉何其纏綿而悱惻也余交滿寰宇  
五十年來皆已化爲異物間有一二人未卽隕謝如晨  
星落落可數求如春漪之盛已成隔世又惜與春漪定  
交不蚤同心蘭臭不得與於十人之列春漪其謂我何  
哉

嶺雲上人語墮集題辭

嶺雲上人語墮集題辭

歲在闕逢困敦里中諸宿老閒適無事扇兩湖之芳風  
追八社之逸軌吟興聿新佛香時接牽率入社者北山  
則恒公南屏則讓師也讓師蓋纏永離辨才不斷破械  
作詩正如發微妙音證無畏義以禪爲大超耶以詩爲  
小超耶吾不得而辨矣而師且標集曰語墮是崇彼法  
而輕言志永言之教也亦以世之泯泯勞勞以言詩者  
之衆而思力矯之也嗚呼執相徇名錮迷識浪澄觀朗  
悟在天下地者旣無能以爲役窮老盡氣瑀肝腎以  
爲詩非不專矣而四深二廢四離之旨又復使方外得







也生而穎異五歲卽能屬對垂髫應童子試前輩張賓  
王見其文以國器相許試輒冠其曹偶聲名籍甚年二  
十一天啓甲子領應天鄉試第六上冢里門戚友以盛  
筵召者咸謝不往宗族長老以斗酒過餉必移置祖墓  
想魂澆奠霑灑松栢間徘徊瞻嘯惻愴不忍去母家張  
氏家中落擇其貧者周之封暴棺以吉壤歲庚辰江淮  
間大饑道殣相望約族中好義者捐金以濟族子鳩坊  
郭米麥千餘石爲粥于天寧寺以食饑者施于次第男  
女起坐之法甚備食廩不足則捐室中簪珥以充之猶  
皇皇日踵故人之門如已告饑然一友觸怒大璫璫欲

持危法相中護之別室璫大索不得怒益甚并中傷元  
勳友亟欲自出元勳毅然曰吾懼禍初不汝匿矣急而  
出子非夫也護之益力適璫敗事遂得釋有吳某者世  
業鹺爲怨家所訐誣以不法當事將條姓氏入告沒其  
貲元勳慷慨白于當事當事素重元勳事乃寢豫章羅  
萬藻途遇暴客被劊過邗上元勳迎而舍之又醫藥以  
資其行南昌萬時華客死于邗元勳親視含殮附身附  
棺勿之有悔執紼送之江上貞婦孝子無力自致于有  
司者元勳必庭白之約同志爲歌詩以彰揚其名字友  
有質女他舍者亟贖還之或以緩急告不責券屢應而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九  
二  
無倦色蓋天性也構影園於城南中有小桃源玉勾草  
堂半浮閣澗翠亭媚幽閣諸勝巖壑窈窕林木蒼翳延  
禮名碩四方知名之士無不至賦詩飲酒無虛日緝倡  
酬投贈之什都爲一編今世所傳瑤華集是也園有黃  
牡丹之瑞大會詞人賦詩且徵詩江楚間奉虞山錢宗  
伯主壇坫論定甲乙以粵東黎美周十詩爲冠鐫金竿  
遣儉致之曰賀黃牡丹狀元一時傳爲盛事美周後殉  
虔州之難者也當是時中朝門戶甚盛士人矜尙氣節  
工標榜元勳名震公卿間各道上計京師者諸大僚必  
詢從廣陵來見鄭孝廉否或愕眙不卽荅則涕唾棄之

明懷宗銳意人才命大僚各舉所知直指與淮督交章  
以元勳應詔元勳以母老辭不去癸未中會試第三釋  
褐後假歸明年京師不守懷宗殉社稷元勳聞變麻衣  
哭至聖廟傳聞寇且東下揚人先事載妻子去里巷  
幾墟元勳破產招集義旅告以忠孝使守土勿去揚人  
始有固志增埤立欄坊自爲隊每里巷輒作卑門短垣  
以防馳騎貽書所知謂立國設險必外嚴而後內固宜  
建大帥統精銳以守河北須山東響應乃卽大位爾會  
定策大臣有異議遂以四鎮兵擁其主渡江而南四鎮  
中惟高傑爲剽悍新主南渡恐諸將不附又恐其相率



俱南也手詔許裂土大郡肯畱屯儀揚者爲共命臣傑  
遣其副將南某先駐揚州與川兵之勤王者爭舟南遂  
殲焉傑故欲得揚謬謂揚人之殺其將也又謂已有定  
策捍衛功而有司不迎犒無賓主禮駐師城下日殺掠  
不去是時山東兵駐瓜洲鎮鳳陽兵駐儀真壽州兵攻  
臨淮者月餘濟寧將張文昌甘肅將李棲鳳兄弟皆在  
揚濱江數百里大將七人馬數十萬所在豪橫元勳語  
當事曰朝廷都金陵江北四郡爲邊圉矣傑之來也奉  
璽書無叛名且兵勢不可敵曷以大義譬曉之稍止勿  
殺以待朝使猶揚人福也是時居守者巡撫黃家瑞兵

備副使馬鳴騷司李湯來賀江都令李日成鳴騷故與  
來賀有卻來賀父與元勳同榜進士以世誼交善鳴騷  
每事疑元勳數相傾於傑之在城下也獨不悅元勳語  
謂當城守格鬪而元勳向所集之義旅輕俠者相傳傑  
兵厚有所挾利其貲日取傑老稚兵樵採者磔而懸之  
城上傑聞益怒更劫一村以報之傑故李自成驍將後  
來降嘗爲總制王永吉標下裨將獲罪當斬適元勳在  
永吉座壯其貌爲之力請得免傑深德之元勳曰事急  
矣吾不惜此身以排鄉人之難單騎造傑家僮蔣自明  
遮馬諫元勳叱之曰揚民安雖喪元何傷遂入傑營曉



以大義且責其剽掠狀傑爲心折好謂元勳曰前事特副將楊成爲之耳出禁令退舍且誅楊成因出其通商符券數百張納元勳袖中而斂兵五里外城中之門於西北者因得暫啓以薪粟元勳遇人輒舉袖呼而與之券且行且給至半途而符券盡後索者不能得則謂元勳有所恡或驚疑告人曰高傑以免死牌與鄭某矣非其親暱不得非賄不得有死爾語一夕徧揚人倚恃兵備終不信元勳時以矢石暗中傑兵傑兵憾揚人益甚日逼城下譁譟如將攻者元勳計迫遣人迎姻家高郵王中丞永吉來揚永吉向嘗督兵密雲有聲兵間元勳

逆謂曰揚人疑我公曷往且山東大帥往與公善可因而濟也傑聞永吉來亦持刺逆之城下稱督師前鋒總兵官辭甚謙約永吉喜曰國體未亡斯人尙可與語乃徧告郡中諸當事薦紳先生庠之子弟皆諾而後出至則語一如元勳之語加詳焉傑應之更曰吾忍數日俟史公至而後得所時史公可法方以閣部視師行且至矣傑畱永吉歡飲俄有傳傑兵掠仙女廟者揚人責難元勳元勳卽草數字告永吉永吉告傑故傑曰揚城之外有七大將士不宿飽豈獨蒙惡聲乎遣騎詢之果吾兵當盡誅以謝他兵非吾責也永吉以赫蹏寫報章與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九  
五  
所遣騎俱行至則漏盡二鼓使者仰而號曰吾鄭公使  
自高營得書還矣城者中夜狂譟鄭某果賊黨今獲書  
矣殺鄭某城可守其語亦一夕徧質明啟書衆共覺其  
誤皆散走而聞者執前語不可解元勳得書急走城上  
集公府訟言之或扣馬止之勿聽方以書示中丞及司  
李揚人訛傳誅楊成爲揚城露刃圍之數重頃刻刃起  
遂及於難義僕殷報奮身以殉時五月二十二日也後  
三日而授兵部職方司主事之報始至從都諫李公沾  
疏薦也又旬日而閣部史可法至傑聞元勳死益怒急  
攻城可法從來賀之請廉得賊首王柱萬陳嘗張自強

三人梟於市餘黨何四等十一人笞斃棄其尸孤子爲  
星手刃諸尸胸取心瀝血以祭馳書止傑傑望城哭祭  
移兵駐瓜洲可法疏訟元勳冤劾中丞兵備不職狀禡  
其職鄭氏世篤忠貞元勳九世祖居貞嘗與方正學講  
學龍王山下洪武中徵不就建文時復徵乃起歷官河  
南叅政靖難師入率兵勤王攻龍江關甚力兵寡就擒  
與二子同棄市兄子道同由進士爲侍御聞而自經有  
雙忠之目元勳弟子爲虹生甫彌月一嫗抱而前曰昨  
得異夢他年小郎君當與主同作忠義進士及癸未元  
勳與爲虹同中會試元勳家居爲虹謁選爲浦城令唐



王立於閩擢爲虹爲監察御史巡視仙霞關仍駐浦城  
丙戌八月 大清兵至執之不屈左右將刃之爲虹躍  
起奪其刃自刺其胸不殊遂遇害嫗所言之夢至是始  
驗元勳死年四十有二爲虹死年二十有五  
舊史曰傳元勳事者三人曰李清曰張起蛟曰王心湛  
辭旨無甚同異及讀孤子爲星所撰行狀互異者數事  
傳云左良玉上表清君側舉兵東下淮南震驚馬鳴騾  
謀招傑保揚諷元勳發書書未發傑已奉命鎮揚兵至  
城外行狀則云鳴騾獨謂當城守格鬪是鳴騾與元勳  
意見不同之實證也傳言傑將攻城鳴騾謂元勳曰公

一出見興平紛可立解行狀則云元勳曰事急矣吾不  
惜此身以排鄉人之難是元勳自欲往非由鳴騾敦迫  
也傳言元勳自傑營歸下馬就坐語未畢卽遇害據行  
狀則通商之券不能盡給而被謗得王中丞之報書而  
致疑相距有一二日不僅如傳所云之促也傳云職方  
之授由史閣部之疏薦行狀則云由都諫李公據閣部  
之奏在元勳旣死之後從前未聞交一言畫一策也傳  
有附會明矣閣部之劾鳴騾有一味偏執始則垂張與  
行狀謂當城守格鬪之言合鄉里之傳聞不如孤子之  
追述明甚余因紀載之牴牾滋道塗之異說詳校情實



一以行狀為準以塞開基之請俾志史事者可考焉楊  
成本名誠祖秦人爲調防都司所轄皆西北兵南來兵  
將西北居多與誠祖頗親狎誠祖因乘機擄劫爲衆兵  
倡語詳絳州馮嗣京拜影樓詩序諸傳皆云楊成恐亦  
未深考也至撫臣黃家瑞亦知爲元勳仰請卹典南都  
未聞有一言之褒濁亂之朝彰瘝固非其所重歟

黔陽令死事周文暉傳

周文暉字穆仲浙之海寧人順治丁亥進士謁選得楚  
黔陽令黔陽故梁龍標地地鄰五谿民獠雜處王師  
平一海內辰沅獨後屬以降將陳友龍鎮靖州而文暉  
始來爲令旣而友龍背義復叛邑有羅翁山周五百里  
四面險絕絕頂一池縱廣千頃友龍窟宅於是頻出圍  
城文暉聚殘黎二三百家悉力固守來則輒擊退之相  
持六旬一日西出畧地卒遇賊金橋橋距邑二十里而  
士卒不滿百賊衆我寡被圍百里文暉率所部奮殺一  
日夜矢盡援絕平明賊益大合服公忠義不忍加刃誘



令倒戈文晔瞋目大呼罵不絕口遂與左右賓客等八十一人同時被害時順治六年七月也年四十有五妻妾在縣署報聞一自經死一踴身入井死  
補史氏曰文晔無子死事後其宗人爲立一子曰孺而大吏未之知也故不得贈卹後孺之子光錦號於當事又不見報錢唐顧之珽撰殉節記予特取而刪潤之爲後之有史職者告也

### 吳川令死事黃應乾傳

當明運告絕永歷據彈丸之地思以恢復爲計斯時國家方務生全不肖專尙兵力益乃跳刀走戟狂趨不已近南諸縣鄙日來侵軼甚有惑於邪謀爲所招誘而吳川令黃公應乾守土一文弱吏能執干戈竟以捐軀絕脰仗節死義而不顧其事弛久行狀未上於史館其孫某介余友沈君賡堂來請立傳按狀公字元甫一字元公浙江上虞人由歲貢謁選令廣東化州之吳川孤懸海外妖氛猖獗肉薄登城援絕不支猶率民巷戰以死時順治十年八月十七日也公首尾爲令凡三載有



異政民感之不衰死時年五十有七  
 史官曰忠孝之子孫必復其始黃之先有名發者仕宋  
 高宗時為武經大夫隸統制楊沂中軍高橋之役馬蹶  
 被殺子哲拾其遺骸葬於蘭芎山麓廬墓三年文禽日  
 集虎不夜驚是實為黃氏遷虞之祖君子萬年永錫祚  
 循余傳發事可以補宋史之闕傳應乾事可以備國史  
 之遺黃之後人庶幾勉守此令緒哉

吳川合取事黃烈傳

名醫盧之頤傳

之頤字子繇生明熹宗時號晉公又自稱蘆中人父復  
 字不遠精於醫理從遊者眾聘王紹隆於家講論內經  
 誓願買田以膳學徒使醫道大明於世著有病種芷園  
 臆草諸書祖惠字心齋艱於得孫願以一周星課華嚴  
 滿十二部燈香前即時時現一童子相既滿子繇生焉  
 自絕乳後不露一隙慧光羣兒戲獨不能戲羣兒誦獨  
 不能誦口若膠生耳若續塞形若木偶眾以為癡九歲  
 時依父禪坐現一身世俱空之境隨詣聞谷禪師以三  
 語令參能舉心為對弱冠忽處方藥有合人亦稍稍許



之王紹隆召聽內經素問不得其旨聾啞如故後講張仲景傷寒忽大出辨駁以困其師明年卽攝師講席著金匱要畧摸象未成父促之成旣成火之曰十年後方許汝著書于是奇穎之聲漸起試命參預筆削大有闡發悉取所著畀之而於本草終不相入艱苦殊甚會父復著綱目博議有椒菊雙美之疑不能決得之頤私評而決因令面判七藥皆有至理病亟趨令之頤成之歷十八年而本草乘雅始出中冠以先人字者卽博議也中分覈參衍斷四則遭亂後書籍零散參覈三種稍補其殘缺衍斷倍多不能追憶遂名乘雅半偈凡十二卷

今已行世父歿後述先人之志成摩索金匱九卷右目偏盲摩索者言暗中得之也繼摩索而作者有傷寒金匱疏鈔醫難析疑遐引曲譬幾三十萬餘言難扁鵲誦華陀曲王叔和駁成無己自孫思邈以下無譏以引靈素之熱病以言卒病則謬指七情六氣房勞刀杖爲內外三因則謬以形層皮膚肌胸腹胃限病者期日則謬以化氣爲本以經脈爲標則謬縱橫奧衍精以理解悟以禪機旋入闔歸理舊業積三十餘年而後成碩學如張天生名彥如陳脣倩皆從問業自言於王紹隆得金匱之心傳於陳先得薛案之私染而李不夜嚴忍公則



文章道誼之宗模也幼耽禪學于聞谷憨山二大師得其南車于離言和尚得其點醒雲間施笠澤古婁潘方孺邵陽甯比玉不遠而來起予不少左右采獲卒能名家有子曰麤餘杭嚴武順與盧氏爲至交復卒託孤一言一動必關白而後行稍不當輒訶督譙讓改乃已人兩難之

舊史曰陳曾毅傳論之頤云歲丙戌監國者在山陰之頤杖策往謁大爲所親信授職方郎事敗跳身歸鄉里間與舊相識者往來門庭雜沓踪跡不測性又簡傲雖以醫術起家輕忽同黨好自矜貴出入乘軒車盛儉從

廣座中伸眉抵掌論議無所忌識者謂必中奇禍頃之兩目皆盲眈眈成廢人不出戶庭而曩所交遊皆斷絕詫歎一室竟以僨漣卒此殆天之所以保全之也



清漢一室竟以青蔥卒此故天不假以長生之出  
兩月昔言湘湘人不出可致而異世文藝皆備  
與聖中吟風悲望銷藉無視忌滿皆開心中實國夏之

閻若璩傳

若璩字百詩號潛邱祖居山西太原縣之西寨村五世  
祖始居淮安祖世科萬歷甲辰進士歷寧前兵備道叅  
議父修齡郡學生若璩生叅議公酷愛之常抱置膝上  
摩頂熟視曰汝貌甚文其爲一代文人以光吾宗乎六  
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過字字著意猶未  
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閻記不敢出聲十五歲  
冬夜讀書有所礙憤發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沈思  
心忽開如門牖洞闢屏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  
常是年列學官爲弟子名流如李宗伯太虛方處士爾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九  
止梁商正公狄王處士于一李孝廉小有杜貢士于皇  
宗人孝廉古古與之上下議論咸拱手推服以一經不  
可盡也進而之五經則曰十三經不通五經不能精也  
次第卒業讀尙書至古文諸篇以爲自孔安國至梅賾  
遙遙幾五百年使其書果有不應中間人無見者又讀  
朱子及吳艸廬纂言時時有疑疑卽有辨著古文尙書  
疏證蓋自二十歲始復爲朱子尙書古文疑以申其說  
康熙元年始遊京師合肥龔鼎孳爲宗伯相知最深頗  
爲延譽由是知名旋以僑籍改歸餼於太原處士顧寧  
人來客是土出所撰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處士

虛已從之未幾出遊鞏昌與陳秀才子壽一夕共成七  
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長汀黎副使士宏爲之  
序十七年應詞科不第在都下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  
論難汪著五服攷異摘數條正其疵謬汪雖改正而性  
護前輒謂人曰豫凶事非禮也百詩有親在奈何喋喋  
言喪禮乎若璩應之曰宋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  
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  
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  
卹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末識者非之而汪猶斷斷未  
肯屈也崑山徐贊善乾學謂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



徵乎若璩應之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汪無應都下盛傳之汪望爲之頓滅陽曲傅山博攷金石遺文每與言窮日繼夜不少衰止問若璩正經史之訛而補其亡闕厥功甚大始自何代何人若璩曰魏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純爲牛形王肅以證其羽娑娑然說非是晉永嘉賊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犧象一尊形

爲牛象傳至梁劉杳以證象骨飾尊說之非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傳至魏孟康以證律歷志竹曰琯說不盡然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魏張晏注曰名勝伏生碑云地理志魏郡黎陽黎山在縣之陽縣當名黎陰乃云陽者兼取河水在其陽以名晉晉灼注曰其山上碑實云水經注青州刺史傅弘仁說臨淄水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古出非始於秦顏氏家訓開皇二年長安民掘地得秦始皇廿六年鍤稱權上有乃詔丞相狀縮



之銘之推與李德林對讀則知本紀丞相隗林爲俗書  
林當作狀凡是數說似未有先之者山深歎服二十一  
年客閩歸以崑山徐公聘復至京師徐氏盛賓客皆  
當世魁士而賢重若璩逾常等每詩文成必俟裁定嘗  
云書不經閻先生眼過訛謬百出貽笑人口又嘗謂海  
寧盧孝廉軒云閻先生乃古人其學有經法非吳志伊  
輩可望又嘗錄其考證辨析議論署曰碎金以爲談助  
合肥盍澗國天馥亦言詩文不經閻某勘定未可輕易  
示人後以尙書歸里開書局於洞庭湖東山旣又移嘉  
善旣復歸崑山若璩皆從顧景范黃子鴻兩處士皆地

理專家若璩於古今沿革考索尋究不遺餘力往往出  
其意表十餘年中成四書釋地三續釋地餘論若干篇  
重校困學紀聞二十卷因浚儀之舊而駁正箋釋推廣  
之又以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而孟子獨畧遂  
以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詩有  
春西堂許劍亭秋山紅樹閣窈窕居諸集晚年名動  
九重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復至京師呼先生而不名執手  
賜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移  
就外固畱不得命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轡



之移城外十五里如卧牀簣不覺其行也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歲在甲申六月八日也嘗不厭善矣  
世宗遣官經紀其喪且從厚製詩四章挽之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若璩學長於考證辨覈一書至檢數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皆眩而精神湧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覆窮思饑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解必得其解而後止自言有志之士務在盡已所受於天之分而力學以盡其才固自有可傳之道與可以比擬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學先後輩名流咸以文學相質詳細條荅雖熟記之書必檢示出處或閱他書可以印證者輒復

手錄示之或數年後猶時時劄記馳書告之一日在徐邸夜飲公云今日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思之不可得若璩言宋陳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第不知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謂靖逗畱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蠻冉肇州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注若秦穆



道下堂文集卷二十九  
七  
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處甚矣學問之  
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好罵詞科五十人中  
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疆記李天生謂其杜撰  
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堯峯文鈔掇擊不遺餘力  
則有夙嫌也生平所服膺者三人曰錢受之曰黃太沖  
曰顧寧人然於錢猶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於黃則曰  
太沖之徒麤待訪錄指其訛繆者不一而足也於顧之  
日知錄有補有正猶在未定交時可謂極學士之精能  
非鴻儒之雅度也  
舊史曰若璩沒後

世宗在潛邸爲文以祭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  
周情旨深言大一字之褒榮於華袞身雖不顯而道則  
亨也益都趙宮贊執信志其墓以爲其於書無所不讀  
其篤嗜若當盛暑者之慕清涼也其細諦若織紉者之  
於絲縷纖縞也其區別若老農之辨黍稷菽粟也其用  
力雖壯夫駿馬日馳數百里不足以喻其勤其持論雖  
法吏引囚決獄具兩造當五刑不足以喻其嚴也其推  
崇也至矣所著書八種四書釋地及孟子生卒年月考  
刻於及身注困學紀聞則廣陵馬氏刻之古文尙書疏  
證暨潛邸劄記則其孫學林刻於淮安嗣是潛邸之學



明白曉布於天下而中多微文刺譏時賢如王士正魏禧喬萊朱彝尊何焯表表在藝林者皆不能免惟固陵毛氏為古文尚書著寃詞專以攻擊疏證氣懾於其鋒燄而不敢出聲喙雖長而才怯也安溪李文貞公嘗為作傳深致那頌先民之思而未嘗以其姓氏達之 九重即其所撰著又不能旁魄而論亦似牽率酬應之作而於閻氏毫無加損也余據其子詠所撰行述及墓志參以劄記別創為傳以待秉筆者為考信之地儒林文苑惟國史之位置草莽不敢專也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傳二

梅文鼎傳上

文鼎字定九號勿庵江南宣城人梅氏自北宋家宛陵文鼎之先與聖俞同祖別支父士昌號繖眊改革後棄諸生服嘗以六十四卦爻與春秋二百四十年行事相比附成書謂之周易麟解文鼎兒時侍父及塾師羅王賓仰觀星氣輒了然於次舍運旋大意年二十七師事前代逸民竹冠道士倪觀湖受麻孟璇所藏臺官交食



法與弟文鼎文鼎共習之稍稍發明其所以立法之故  
補其遺缺著歷學駢枝二卷倪爲首肯自此遂有學歷  
之志值書之難讀者必欲求得其說往往至廢寢食格  
於他端中輟耿耿不忘或讀他書無意中喜然有觸而  
積疑冰釋乘夜秉燭亟起書之或一夕枕上之所得累  
數日書之不盡殘編散帙手自抄集一字異同不敢忽  
過有能是者雖在遠道不憚褰裳往從疇人子弟及西  
域官生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之無隱期與斯  
世共明之中年喪偶不再娶覃思閉戶謝絕人事所著  
歷算之書多至八十餘種自來言歷者莫逮也讀交食

通軌及臺官氣朔章竊疑其非全書後讀元史歷經始  
知許衡郭守敬諸儒測驗之精製器之巧歎授時歷法  
之善因歷經簡古作史者又缺載立成成圖注二卷以  
發其意又以授時歷集古法之大成自改正七事創法  
五端外大率多因古術不讀耶律楚材之庚午元歷不  
知授時之五星不讀統天歷不知授時之歲實消長不  
攷王朴之欽天歷不知斜升正降之理不攷宣明歷不  
知氣刻時三差非一行之大衍歷無以知歲自爲歲天  
自爲天非李淳風之麟德歷不能用定朔非何承天祖  
冲之劉焯諸歷無以知歲差非張子信無以知交道表



裏日行盈縮非姜岌不知以月蝕檢日躔非劉洪之乾象歷不知月行遲疾然非落下闳射姓等肇啟其端雖有善悟之人無自而生其智參校古歷七十餘家著古今歷法通考五十八卷後漸增至七十餘卷授時列六歷以攷古今之冬至合於古者或戾於今合於今者又差於古其後天也或差至一二日惟統天歷有古大今小之算以合前代所用之率而授時因之顧歷議欲尊授時遂取魯獻公冬至以證統天之疎各依本率步算則雖上推至魯獻未嘗違統天法也郭守敬歲實消長不在創法五端之內意可知矣作春秋以來冬至攷一

卷元史太祖以己卯親征西域諸國次年庚辰夏五月駐蹕也石的石河有西域人與耶律楚材爭月蝕而西說並訕故耶律作歷托始是年也又以太祖庚午始絕金次年伐之不五年天下畧定故推演上元庚午冬至朔旦七曜齊元爲受命之符謂之西征庚午元歷西征者謂太祖庚辰也庚午元者上元起算之端也歷志訛太祖庚辰爲太宗則太宗無庚辰也又訛上元爲庚子則於積年不合也據演紀積年二千二十七萬五千二百七十算外得庚辰則起算必庚午作庚午元歷攷一卷元歷肇始耶律授時多本而用之授時經王郭楊齊



十餘人合併而成故承用四百餘年不改非諸古歷所能方郭守敬著撰極富僅存歷草其書有算例有圖有立成歷經立法之根多在其中拈其義之精微者爲補注二卷兼引八綫三角以明之有布立成之法有考立成之法算起於元太史令王恂經郭守敬而後成書洪武戊申大統歷因之作大統歷立成注三卷此皆發明古歷也其論西歷云唐九執歷爲西法之權輿其後有婆羅門十一曜經及都聿利斯經皆九執之屬也在元則有札馬魯丁西域萬年歷在明則有馬沙亦黑馬哈麻之回回歷以算陵犯與大統同用者三百年皆西之

舊法也利瑪竇來賓崇禎朝上海徐光啟與西士湯若望譯崇禎歷書 本朝時憲歷用之則西洋新法所謂歐邏巴歷也湯氏所譯多本地谷與利氏之說又復不同回回歷與西域天文書並洪武時吳伯宗李翀受詔與回回大師馬沙亦黑馬哈麻同譯天順時監正貝琳所刻泰西天文實用本此書而加新意也作回回歷補注三卷西域天文書補注二卷西域天文中有雜星三十之占未譯中土星名以歲差度考之得其二十餘後見錢唐袁士龍青州薛鳳祚氣化遷流並有斯考不謀而同者十之七八以巨蠊第一星證之回歷尤確作三



十雜星考一卷表景生於日軌之高下日軌又因於里  
差陝西河南北直江南四省禮拜寺有其表景之傳而  
其中亦有傳訛之處西域馬儒驥以此致詢遂爲訂定  
并附用法以補其闕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周髀卽蓋  
天也自漢人伸渾天而絀蓋天書遂不傳今惟有周髀  
一經又言之不詳然觀其所言里差之法謂北極之下  
以半年爲晝夜卽西人之說所自出也因作周髀算經  
補注一卷俾天下疑西說者知其說之有所自來渾蓋  
之器以蓋天之法代渾天之用其製見於元史札馬魯  
丁所用儀器中竊疑爲周髀遺法流入西方者也法最

奇理最確而於用最便行測之第一器也本書中黃道  
分星之法尙缺其半故此器甚少蓋無從得其制度也  
作渾蓋通憲圖說訂補一卷完其所缺正其所誤可以  
依法成造用之不竭矣歷書中七政算例多有言西某  
月某日者旣非建寅建丑建子之法又非以節氣爲序  
如同回歷之用太陽年其紀日數旣非以朔爲初一然  
又非如同回之以見月爲朔且其襍見于諸卷者又各  
自不同嘗疑其各國自爲正朔立法相懸也旣而彙集  
詳考然後知其所用並以太陽會恒星爲主卽恒星歲  
也恒星東行有歲差度分則太陽會之以成月者亦漸



不同故諸卷中所載互異而以年代徵之亦可見也今  
西教中齋日所謂正月一者在今冬至後第四度間亦  
是此法至其一年十二月有一定大小並以太陽行黃  
道三十度而成一月大致並同回歷矣作西國日月考  
一卷以上六書皆推究西術而得其會通者也崇禎歷  
書百餘卷全用西術中有細草以便入算猶授時歷之  
有通軌也蓋卽七政蒙引而有詳畧爾以歷指大意隲  
栝而注之作細草補注三卷歷書中交食蒙求七政蒙  
引二書並逸以諸家所用細草攷其同異參之歷指作  
蒙求訂補二卷附說二卷二書安溪李文貞公巡撫北

直時刻于保定交食圖之大誤有二一爲金環與食甚  
分爲二圖之誤一爲圖日月食不由月心起算之誤作  
訂誤一卷古法赤道定而黃道有歲差故以赤求黃新  
法黃道有定緯惟經度移而赤道經緯時時改易故以  
黃求赤交食細草用儀象志八卷九卷表求之乃近年  
之法不如弧三角之爲親切也作求赤道宿度法一卷  
以明算理中西兩家歷術求交食起虧等方位皆以東  
西南北爲言其法以日月體之中心爲中而論其方位  
故其向北極處命之爲北向南極處命之爲南又卽以  
向黃道東陞處命之爲東向黃道西沒處命之爲西此



惟太陽太陰行至午規而又近天頂則東西南北各正其位矣自非然者則黃道度既有斜升正降之殊而自虧至復經歷時刻展轉遷移皆從弧度之勢而頃刻易向且北極出地有高下則虧復方位又以日月距地之度而隨處所見必皆不同然則月體之東西南北與人所見之東西南北必不相應而何以施諸測驗乎然而古今歷家未有議及者不可謂之非缺事也今別立新術不用東西南北之號惟據人所見日月圓體分爲八向以正對天頂處命之曰上對地平處命之曰下上下下聯爲直綫中分之作十字橫綫命之曰左曰右此四正

向也曰上左上右曰下左下右則四隅向也乃以法求得交食各限白道與高弧所作之角而定其受蝕之所在則舉目可見實千年未發之秘作交食管見一卷歷有平時有用時平時者步算所得用時者測驗所徵太陽之有日差加減猶月離交食之有加減時也而日躔表所載之數獨異據表說謂有二根其說尤含糊支蔓月離交食二章棄而不用彼蓋自知其非是矣而日躔表仍誤不改若以此入算則節氣加時皆謬矣作日差原理一卷熒惑一星最爲難算至地谷氏而其法始密解其立法之根以正袁士龍歷書之誤作火緯本法圖



說一卷訂火緯表記因及七政作七政前均簡法一卷  
五星本天並以地爲心與日月同至若歲輪則惟金水  
二星繞太陽左右而行其歲輪直以日爲心土木火三  
星則不然並以本天上平行度爲歲輪心然其軌跡所  
到並于太陽有一定之距故又成繞日左行之圓象西  
人所立新圖不用九重天而五星並以太陽爲心蓋以  
此也然金水歲輪繞日其度右移上三星軌跡其度左  
轉若歲輪則仍右移耳作上三星軌跡成繞日圓象一  
卷凡圖黃道緯度于赤道左右取二至所到度分聯爲  
橫綫而作小圈以擬黃道乃于小圈上勻分節氣各作

直綫過赤道子午大圈卽各節氣之黃緯可得作黃赤  
距緯圖辯一卷月能掩日日遠月近其理明白而易見  
不在表影西人之測則謂太陽太陰各高五十度時太  
陽表景必短而太陰表影必長以是爲月近于日之徵  
夫表影既有長短矣又何以明其同高五十度乎必不  
然矣作太陰表影辯一卷歷書刊本多有互異之處恒  
星經緯改處尤多帝星句陳亦然以弧三角推之有與  
所改合者有與先刻合而所改反離者作二星經緯攷  
異一卷定夜時之法多端而測星以知太陽其最確也  
測星定時法亦多端而用句陳大星及帝座其最簡也



然恆星既隨黃道東移以生歲差則二星亦不能定于一度而何以定時故作星晷者必知現在二星之真度分而後其用不忒作星晷真度一卷以上十一書皆因崇禎歷書之說或正其誤或補其闕也康熙癸丑宣城施副使閏章總裁郡邑之志以分野一門相屬郡邑志中所刻皆其稿也明年制府于成龍檄修通志亦以分野相屬力疾成稿而志局易人存於家歲己未明史開局歷志爲錢唐吳檢討任臣分修總裁者睢州湯中丞斌也繼以崑山徐司寇乾學經嘉禾徐善北平劉獻廷毘陵楊文言各有增定最後以屬餘姚黃聘君宗義又

以屬鼎摘其訛舛五十餘處以歷草通軌補之雖爲大統而作實以闡明授時之奧補元史之缺畧也其總目凡三曰法原曰立成曰推步而法原之目七曰句股測望曰弧矢割員曰黃赤道差曰黃赤道內外度曰白道交周曰日月五星平立定三差曰里差刻漏立成之目凡四曰太陽盈縮曰太陰遲疾曰晝夜刻曰五星盈縮推步之目凡六曰氣朔曰日躔曰月離曰中星曰交食曰五星又作歷志贅言一卷大意言明用大統實卽授時宜於元史闕載之事詳之以補其未備又回回歷承用三百年法宜備書又鄭世子歷學已經進呈亦宜詳



述他如袁黃之歷法新書唐順之周述學之會通回歷以庚午元歷之例例之皆得附錄其西洋歷方今現行然崇禎朝徐李諸公測驗改憲之功不可沒也亦宜備載緣起歲己巳至京師謁李文貞公於邸第謂曰歷法至本朝大備矣經生家猶若望洋者無快論以發其意也宜畧倣元趙友欽革象新書體例作為簡要之書俾人人得其門戶則從事者多此學庶將大顯因作歷學疑問三卷俄李視學大名遂以原稿雕板壬午夏李以撫臣扈蹕行河進呈欽蒙御筆親加評閱事具李所撰恭紀中明年癸未

聖祖西巡荷問隱淪之士李以關中李顥河南張沐及文鼎三人對

上亦素知顥及文鼎乙酉二月南巡狩李以撫臣扈從上問宣城處士梅文鼎者今焉在李以尚在臣署對

上曰朕歸時汝與偕來朕將面見四月十九日李與鼎伏迎河干越晨俱召對御舟中從容垂問至於移時如是者凡三日

上謂李曰歷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學今鮮知者如文鼎真僅見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連日賜御書扇幅頒賚珍饌臨辭特賜績學參微四大字越明年又命



其孫穀成 內廷學習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穀  
成欽奉  
上諭汝祖畱心律歷多年可將律呂正義寄一部去令  
看或有錯處指出甚好夫古帝王有都俞吁咈四字後  
來遂止有都俞卽朋友之間亦不喜人規勸此皆是私  
意汝等要須極力克去則學問自然長進可併將此意  
寫與汝祖知道欽此 恩寵爲千古所未有鼎圖注各  
省直及蒙古各地南北東西之差爲書一卷名分天度  
里地旣渾圓則所云二百五十里一度者緯度則然若  
經度離赤道遠則里數漸狹然惟其路正東西行與距

等圈合自有一定算法路或斜行則其法不可用爲立  
法若兩地各有北極高度又有相距之經度而無相距  
里數是爲有兩邊一角而求餘一邊卽可以知斜距之  
里若先有斜距之里數而求經度是爲三邊求角亦可  
以知相距之經度其法並用斜弧三角形立算可與月  
食求經度之法相參而且簡易的確作陸海鍼經一卷  
又謂之里差捷法鼎有夙慧測算之圖與器一見卽得  
要領古六合三辰四遊之儀以意約爲小製皆合又自  
製月道儀揆日測高諸器皆自出新意嘗登觀象臺流  
覽新製六儀及元郭守敬簡儀明初渾球指數其中利



病皆如素習其書有測器攷二卷又自鳴鐘說一卷壺  
漏考一卷日晷備考三卷其說曰吾郡日晷依赤道斜  
安實爲唐製則日晷非始西人也西製有平晷立晷碗  
晷十字晷諸式廣之不啻百十餘種余所見自歷書渾  
天儀說比例規解外別有日晷書三種互爲完缺而  
其中作法亦有似是而非之處則以所學有淺深抑倣  
而爲者以臆參和厥理遂晦赤道提晷說一卷亦日晷  
之一其說備考中所無也勿庵揆日器一卷其說曰取  
里差以定高度黍珠進退準乎節序用二至爲端器溢  
于寸表止于分而黃赤之理備焉諸方節氣加時日軌

高度表一卷其說曰歷書目有諸方晝夜晨昏論及其  
分表今軼不傳交食高弧表非節氣度今依弧三角法  
算定爲揆日之用揆日淺說一卷其說曰日晷之書詳  
于法法之理多未及也倣作多差不亦宜乎故擇其尤  
難解者疏之所說多渾天大意故別爲卷測景捷法一  
卷其說曰精于測景之法可以知南北之里差旣知里  
差則隨地隨時可以預定其景之分寸約而言之惟切  
線一法而已切線者句股相求也表如半徑直表之景  
如餘切橫表之景如正切並以極高度取之璇璣尺解  
一卷其說曰尺有二皆同樞樞卽北極尺以豎楮爲之



銅亦可其一具周歲節氣所以測日也其一載大星十數所以測星也並以赤道緯度定之晝測日景得其高度即可查節氣以知時刻夜測星得其高度亦可查星距太陽經度以知時刻善用者卽此已足蓋渾蓋天盤之法畧具其中矣測星定時簡法一卷其說曰有日之時有星之時法用星之緯度於簡平儀上查其星距子午規若干時刻再查此星距太陽若干時刻以相加減卽得真時此法不拘何星可用故曰簡法勿庵側望儀式一卷其說曰簡平儀端論日景故以二至爲限此製於二至外仍具緯度北至極南至地平如置身六合之

外以望天體故曰側望勿庵仰觀儀式一卷其說曰圖星垣者以北極居中見界爲邊或分兩極居中赤道爲邊此卽經緯無差必所居之地以極爲天頂則所見然耳其各地天頂之星與地平環上之星不可以擬諸形容也此式各依本方極高之度以規地平而安天頂於中央依距緯以安北極再從北極出弧綫以定赤道又自北極依法作多圈以擬赤緯則某星在天頂某星在某方高若干度某星在地平環二十四向可以周知又依分至節氣各爲一圖則天盤經緯與地盤經緯相加之處可指而數毫無疑似雖從未知星者可以按圖而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一  
十三  
得矣勿庵渾蓋新式一卷其說曰渾蓋舊製以赤道外  
二十三度半爲限止於晝短規今於短規外再展八度  
則太白所居南緯可以查其所加占測之用於是而全  
勿庵月道儀式一卷其說曰月道出入于黃道猶黃道  
之出入于赤道也自古及今未有爲之儀器者今依渾  
蓋北密南疎之度以黃極爲樞而月道半在其內半出  
其外則月緯大小之理及正交中交交前交後之法可  
以衆著儀以銅爲之畧如渾蓋其上盤爲月道亦如渾  
蓋天盤之黃道圈其下盤黃道經緯分宮分度並以黃  
極爲心而儘邊以黃緯九十五度少半爲限由黃道南

五度少半月道所到也自言吾爲此學皆歷最艱苦之  
後而後得簡易有從吾遊者坐進此道而吾一生勤苦  
皆爲若用矣吾惟求此理大顯使古人絕學不致無傳  
則死且無憾不必身擅其名也禮部郎中豫章李煥斗  
嘗從鼎問皇極經世遂及歷法作荅李祠部問歷一卷  
滄州老儒劉介錫同客天津屢有所問並據歷法正理  
告之作荅劉文學問天象一卷又言生平於難讀之書  
不敢置也每手疏而攜諸篋衍以待明者問之於歷算  
尤多作思問編一卷緯度以測日高因知北極高爲用  
甚博古用二至二分今則逐日可測約之於七十二候



作太陽緯度一卷亦承友人之命而爲之者寫算步歷式一卷潘天成從鼎學歷而苦於布算作此授之同時西士穆尼閣作天步真原青州薛鳳祚本天步真原而作會通吳江王錫闡著歷書及圖解三辰儀晷廣昌揭瑄著寫天新語鼎每得一書皆爲訂註以正其訛闕而指其得失一善不肯遺也而古歷列星距度考一卷又從殘壞之本尋其普天星宿入宿去極度分中缺二星又從閩中林侗寫本補完之而斷以爲授時之法以上歷學之書凡六十二種富哉其言之也嘗著學歷說以曉世論尤精確其說曰古之爲歷也疎久而漸密其勢

然也唯其疎也歷所步或多不效於是乎求其說焉不得而占家得以附會于其間是故日月之遇交則食以實會視會爲斷有常度也而古歷未精於是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占日之食必于朔也而古用平朔于是有食在晦二之占月之行有遲疾日之行有盈縮皆有一定之數故可以小輪爲法也而古惟平度于是占家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朏則侯王其舒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隱仄隱則侯王其肅月之行陰陽歷以不足廿年而周其交也則于黃道其交之半也則出入于黃道之南北五度有奇皆有常也而古歷未知于是占



家曰天有三門猶房四表中央曰天街南間曰陽環北間曰陰環月由天街則天下和平由陽道則主喪由陰道則主水夫黃道且有歲差而況月道出入于黃道時時不同而欲定之于房中央不已謬乎月出入黃道既有南北而其與黃道同升也又有正升斜降斜升正降之不同唯其然也故月之始生有平有偃而古歷未知也則爲之占曰月始生正西仰天下有兵又曰月初生而偃有兵兵罷無兵兵起月于黃道有南北一因也正升斜降二因也盈縮遲疾三因也人所居南北有里差則見月有早晚四因也是故月之初見有在二日三日

之殊極其變則有在朔日四日之異而古歷未知則爲之占曰當見不見是失舍也又曰不當見而見魄質成蚤也食日者月也不關雲氣而占者之說曰未食之前數日日已有謫日大月小日高月卑卑則近高則遠遠者見小近者見大故人所見之日月大小畧等者乃其遠近爲之而非其本形也然日月之行各有最高卑而影徑爲之異故有時月正掩日而四面露光如金環此皆有可考之數而占者則以金環食爲陽德盛五星有遲疾畱逆而古法惟知順行于是占者以逆行爲災而又爲之例曰未當居而居當去不去當居不居未當去



而去皆變行也以占其國之災福五星之出入黃道亦如日月故所犯星座可以預求也而古法無緯度于是占者以爲失行而爲之例曰陵曰犯曰鬪曰食曰掩曰合曰句已曰圍繞夫句已陵犯占可也以爲失行非也五星離黃道不過八度則中宮紫微及外宮距遠之星必無犯理而占書皆有之近世有著賢相通占者刪去古占黃道極遠之星亦既知其非是矣至于恒星有定數亦有定距終古不變而世之占者既無儀器以知其度又不知星座之出入地平有濛氣之差或以橫斜之勢而目視偶乖遂妄謂其移動于是爲占曰王良策馬

車騎滿野天鉤直則地維圻泰階平人主有福中州以北去北極度近則老人星遠而近濁不常見也于是古占曰老人星見王者多壽以二分日候之若江以南則老人星甚高三時盡見而疇人子弟猶歲以二分占老人星密疏貢諛此其仍訛習欺尤大彰明者矣



人皇裔為貢賦地其於海晉漢大遠則皆矣  
未人皇其高三部盡具而歸人午後餘遠以二公古  
古曰人皇具王齊冬壽以二公日對之古古以南  
未古林其出限未人皇故而或謂不常長也于古  
東國鄰理天險直傾此難飛泰割平人主存識中代以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一

仁和共杭世駿大宗撰

傳三

梅文鼎傳

萬歷中利氏入中國始倡幾何之學以點綫面體為測  
量之資制器作圖頗為精密然其書率資翻譯篇目既  
多而取徑紆迴波瀾濶遠枝葉扶疎讀者頗難卒業學  
者張皇過甚無暇深考乎中算之源流輒以世傳淺術  
謂古九章盡此於是薄古法為不足觀而或者株守舊  
聞遽斥西人為異學兩家之說遂成隔礙鼎集其書而



爲之說用籌用筆用尺稍稍變從我法若三角比例等  
原非中法可該特爲表出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則  
專著論以明古人之精意不可湮沒又具爲九數存古  
以著其概書凡九種總曰中西算學通一勿庵籌算七  
卷籌算之法蓋起於作歷書時術本直籌橫寫易之以  
橫籌直寫所以適中土筆墨之宜是爲初編之第一書  
一勿庵筆算五卷亦用直寫以便文人之用而定位一  
端視舊法亦捷初編之第二書也一勿庵度算二卷西  
人尺算卽比例規解所述也其書原無算例鼎弟文鼎  
補之而參之以嘉禾陳蓋謨尺算用法陳書只平分一

線甯書諸線皆備又有矩算則鼎所創西人用三角故  
兩其尺今用勾股故祇用一尺一方板其理無二尺算  
矩算皆爲度算則初編之第三書也一比例數解四卷  
比例數表者西算之別傳也其法自一至萬並設有他  
數相當謂之對數不用乘除惟憑加減術之奇也前此  
無知者 本朝順治間西士穆尼閣以授薛鳳祚始有  
譯本穆薛所著天步真原天學會通並依此立算不知  
此則二書不可得而讀稍爲詮次爲初編之第四書一  
三角法舉要五卷西法用三角猶古法之用勾股也而  
三角能通勾股之窮要其理不出於勾股故銳角形分



則二勾股也鈍角形以虛補實亦勾股也鈍角形補其  
虛角則成半虛半實之勾股形又成一虛勾股形而所  
設鈍角形又卽爲兩勾股相較之餘形皆勾股法也不  
明三角則歷書佳處必不能知其有缺處亦不能正矣  
故以是爲初編之第五書其目有五曰測量名義曰算  
例曰內容外切曰或問曰測量李文貞公爲刻於保定  
歲乙酉

南巡蒙 召對以是進呈一方程論五卷算法之有方  
程猶量法之有勾股皆其最精之事因作論明之是爲  
初編第六書安溪李鼎徵爲刻於泉州一幾何摘要三

卷幾何原本爲西算之根本其法以點綫面體疏三角  
測量之理以比例大小分合疏算法異乘同除之理由  
淺入深善於曉譬但取徑縈紆行文古奧峭險學者多  
不能終卷稍爲芟繁補遺爲初編第七書一勾股測量  
二卷測量必用勾股立少以觀多卽近以見遠故立矩  
可以測高覆矩可以測深偃矩可以測遠然而方可測  
圓不可測於是而割圓之法立平可測險不可測於是  
而重差之術生古書雖不盡傳然周髀開方之圖海島  
量山之算猶存什一於千百乃若測圓海鏡實勾股容  
圓之一術具錄其要以存古意於初編爲第八書一九



數存古十卷九數卽九章隸首之法僅存者九章之目耳後有作者莫能出其範圍初編之序以此爲第九書外有書一十七種並爲續編一少廣拾遺一卷古有一乘方至九乘方相生之圖而莫詳所用同文算指演之具七乘方亦非了義西鏡錄增有廉節立成然譌亂不可讀楊時可丁令調寄問四乘方十乘方法諸乘方中惟此二者不可以借用他法摘此爲問蓋亦畱心學問人也因爲推演至十二乘方有條不紊一方田通法一卷算家有捷田二十三法稍廣之爲百二十有四一幾何補編四卷幾何原本六卷止於測面七卷以後未經

譯出取測量全義量體諸率實考其作法根源以補原書之未備而原書二十等面體之算向固疑其有誤者今乃得其實數又原本理分中末綫但有求作之法而莫知所用今依法求得十二等面及二十等面之體積因得其各體中稜綫及轉心對角諸綫之比例又兩體互相容及兩體與立方立圓諸體相容各比例並以理分中末綫爲法乃知此綫不爲徒設則西人之術固了不異人意也一西鏡錄訂注一卷西鏡錄不知誰作其書當在天學初函之後知者同文算指未有定位之法而此書有之其爲踵事加精可見所立金法雙法亦卽



借衰互徵疊借互徵之用較同文算指尤覺簡明一權  
度通幾一卷重刊為西術一種然載於比例規解者譌  
誤尤甚今以南勳卿儀象志互相訂補其數始真一奇  
器補詮二卷關中王公徵奇器圖說所述引重轉木諸  
製並有裨於民生日用而又本諸西人重學以明其意  
嘗以書史所傳如漢杜詩作水鞴以便民及王氏農書  
諸水器之類睹記所及如劉繼莊詩集載筒車灌田法  
稍為輯錄以補其所遺而圖與說不相應者為之是正  
其以西字為識者易之一正弦簡法補一卷大測諸書  
言作八綫表之法詳矣讀薛鳳祚書有用矢線求度法

為之作圖以發其意因得兩法在六宗率三要法之外  
而為用加捷兩法者一曰正弦方冪倍而退位得倍弧  
之矢一曰正矢進位折半得半弧正弦上方冪一弧三  
角舉要五卷全部歷書皆三角法也內分二支一曰弧  
三角凡歷法所測皆弧度也弧綫與直綫不能為比例  
則推測理窮弧三角者剖析渾圓之體而各於弧綫中  
得其相當直綫即於無勾股中尋出勾股此法之最奇  
最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弧三角之用法雖多而其最  
著明者為黃赤交變一圖反覆推論瞭如列眉熟此一  
端則其餘不難推及矣測量全義第七第八第九卷專



明此理而舉例不全且多錯謬其散見諸歷指者僅存  
用數無從得其端倪天學會通圈線三角法作圖草率  
往往不與法相應一以正弧三角爲綱仍用渾儀解之  
正弧三角之理盡歸勾股參伍其變斜弧三角之算亦  
歸勾股矣其目曰弦三角體式曰正弧勾股曰求餘角  
法曰弧角比例曰垂弧曰次形曰垂弧捷法曰八綫相  
當一環中黍尺五卷舉要中弧度之法已詳然更有簡  
妙之用不可不知也測量全義原有斜弧用西矢較之  
例所立圖始爲斜望之形而無實度可言今一以平儀  
正形爲主凡可以算得者卽可以器量渾儀真像呈諸

片楮而經緯歷然無絲毫隱伏假借至於加減代乘除  
之用歷書僅舉其名不詳其說疑之數十年而後得其  
條貫卽初數次數甲數乙數諸法並畧然以解其目曰  
總論曰先數後數曰平儀論曰三極通幾曰初數次數  
曰加減法曰甲數乙數曰加減捷法曰加減又法曰加  
減通法一塹堵測量二卷塹堵測量者借土方之法以  
量天度也其術以平圓御渾圓以方體測圓體以虛形  
準實形故托其名於塹堵也古法斜剖立方成兩塹堵  
塹堵又剖爲三成立三角立三角爲量體所必需然此  
義中西皆未發今以渾儀黃赤道之割切二綫成立三



角形立三角本實形今諸線相遇成虛形與實形等而  
四面皆勾股卽弧度可相求不須用角西法通於古法  
矣又於餘弧取赤道及大距弧之割切綫成勾股方錐  
形亦四面皆勾股卽弧度可相求亦不言角古法通於  
西法矣二者並可用豎楮爲儀以寫其狀則弧度中八  
綫相爲比例之理瞭如掌紋而郭守敬圓容方直矢接  
勾股之法不煩言說而解其目曰總論曰立三角摘錄  
曰渾圓內容立三角曰勾股錐曰勾股方錐曰方塹堵  
容圓塹堵曰圓容方直儀簡法曰郭太史本法曰角卽  
弧解一用勾股解幾何原本之根一卷幾何不言勾股

然其理並勾股也故其最難通者以勾股釋之則明惟  
理分中末綫似與勾股異源今爲游心於立法之初而  
仍出於勾股信古九章之義包舉無方徐光啟譯大測  
表名之曰割圓勾股八線表其知之矣一幾何增解數  
則其目有四曰以方斜較求斜方曰切線角與圓內角  
交互相應曰量無法四邊形捷法曰取平行線簡法並  
就幾何各題而增不入補編附前條共卷一仰觀覆矩  
二卷一查地平經度爲日出入方位一查赤道經度爲  
日出入時刻並依里差用弧三角立算與歷書法微別  
一方圓冪積二卷歷書周徑率至二十位然其入算仍



用古率豈非以乘除之際難用多位歟今以表列之取  
數殊易乃爲之約法則徑與周之比例卽方圓二器之  
比例亦卽爲立方立圓之比例殊爲簡易直捷一麗澤  
珠璣一卷友朋之益取其關於算學者一古算罷攷一  
卷今有筆算遂以珠盤爲古不知古用籌策故曰持籌  
其用珠盤蓋起元末明初制度簡妙天下習用之而遂  
忘古法故爲之考一數學星槎一卷減併乘除三日可  
了初學莫易於筆算然除法定位轉易乘法定位稍難  
茲以本數大數小數三者別焉雖童子可知矣至於勾  
股開方非圖不解周髀算經有古圖簡質可玩歷書本

幾何立說亦足引人思致今稍廣之爲圖者六鼎博覽  
羣書遂安毛際可撰傳稱其著撰詩文皆質直自言其  
意桐城方苞作墓表稱其所爲記序書論亦有異於人  
人劉輝祖嘗與同舍館告苞曰吾每寐覺漏鼓四五下  
梅君猶篝燈夜誦昧爽則已興矣乃今知吾之玩日而  
愒時也居京師時裕親王以禮延致朱邸稱梅先生而  
不名公卿大夫皆延跂願交李文貞公命子鍾倫從學  
介弟鼎徵及羣從皆執弟子之禮宿遷徐用錫晉江陳  
萬策景州魏廷珍河間王之銳交河王蘭生皆以得與  
參校爲榮旋卽告歸營祠廟定宗禁家多藏書頻年遊



歷手鈔雜帙不下數萬卷常有寘義倉興義館之願歲  
在辛丑考終牖下年八十有九上聞特命有地治者  
經紀其喪士論榮之自鼎爲族長梅氏無公庭獄訟幾  
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博戲者或侮其父兄辟宗祠  
朴擊之逮歿赴弔者行哭失聲有績學堂詩鈔四卷文  
鈔六卷中有擬璇璣玉衡賦幾二千言詞科諸君子莫  
能逮也子以燕康熙癸酉舉人於算學頗有悟入有法  
與加減同理而取徑特殊能於恒星歷指中摘出致問  
鼎所謂能助余之思也惜早卒未竟其學孫二穀成玕  
成穀成蒙養齋與修樂律歷算書鼎疑日差旣有二根

卽宜列二表穀成以爲定期時旣有高卑盈縮之加減  
矣茲復用於此豈非複乎鼎因其說而覆思然後知交  
食表之非缺比之童烏九歲能與太元李文貞公爲鼎  
刻弧三角舉要環中尺黍塹堵測量於保定其中圖象  
皆其手筆也康熙乙未成進士改編修與修國史歷  
官左都御史贈鼎如其官  
鼎字和仲初學歷時未有五星通軌無從入算與兄鼎  
取元史歷經以三差法布爲五星盈縮立成然後算之  
共成步五星式六卷惜早卒  
鼎字爾素與兩兄夜則披圖仰觀晝則運籌推步考訂



前史鼎得中西之書圖稍多鼎手鈔畧備多所撰定輯  
經星同異考一卷發凡九則鼎序之云武林張慎碩忱  
能製西器手鑄銅字如書法之迅疾鼎依歲差考平儀  
所用大星屬慎施之渾蓋屬鼎作恒星黃赤二星圖取  
其星名之同而數有多寡異於古人者別識之又有一  
年算稿鼎爲錄存作授時步交食式一卷又有幾何類  
求歷書中比例規解本無算例鼎作度算用鼎所補而  
參之以陳蓋謨尺算用法趙鼎與太元李文貞公爲鼎  
穆尼閣泰西人久居白門喜與人言歷而不強人入教  
君子人也作天步真原與歷書有同有異其似異而實

同者布算之圖對數之表與歷書迥別然得數無二則  
雖異實同也黃道春分二差則根數大異此謂誠異然  
非測候之真亦無以斷其是非塚積合總莫速於珠盤  
乘法位多莫穩於筆算開平方莫便於籌算製器作圖  
莫良於尺算然並須布算而知對數自一至萬設有他  
數相當不用乘除惟憑加減術之奇也前此無知者穆  
尼閣以授薛鳳祚始有譯本對數之奇尤在開方上古  
開方術至三乘方以上委曲繁重積晷刻而後成今用  
對數俄頃可得又有四綫比例數亦穆所授也八綫割  
圓西歷舊法今只用正弦餘弦正切餘切故曰四綫



薛鳳祚字儀甫淄川人本天步真原作天學會通以西  
法六十分通爲百分從授時之法仍以對數立算梅氏  
以不如直用乘除爲正法也又謂其書詳於法而無快  
論以發其趣其全書刻于白下氣化遷流諸卷皆在其  
中梅氏曰儀甫又有四綫新比例用四綫同惟度折百  
分從古率

王錫闡字寅旭號曉庵吳江人性狷介不與俗諧著古  
衣冠獨來獨往用篆體作楷書人多不能識凡象數聲  
律之學殫精研窮必得其肯綮而後已尤邃於歷學兼  
通中西之術自立新法用以測日月食不爽杪忽疾病

纏綿以中壽沒且無子潘耒從其家求遺書得詩文二  
帙著述數種有曰大統西歷啟蒙者彙括中西歷術簡  
而不遺曰丁未歷稿者每歲推大統歷此則挈耒布算  
者也曰推步交朔曰測日小記者辛酉八月朔當日食  
以中西法及巳法預定時刻分秒至期與徐圃臣輩以  
五家法同測而已法最密故志之也曰三辰畧志者創  
造一晷可兼測日月星自爲之說自爲之解其文做考  
工記頗古雅曰圜解者解勾股割圜之法繪圖立說詳  
言其所以然乃治歷之本源也而歷法六卷最爲完善  
會通中西定著一法法數備具可用造歷序中言西歷



之於中歷有不知法意者五事當辨者十事非甚深於歷者莫能曉也文簡質以理勝而歷說歷策左右旋問荅答萬充宗徐圃臣諸書言歷事者精核可傳梅氏嘗評近代歷學以吳江爲最識解在青州以上又與耒書云王書用法精簡而好立新名與歷書互異亦難卒讀又謂見小帙是約西法入授時甚簡而妙然未著撰人之目以爲非王先生不能作也其書大體純擬元史歷經而實用西術然亦微有差別所立諸名多與西異又序其圖解云能深入西法之堂奧而規其缺漏如所謂恒星定而歲實消則歲差不宜爲定率日食當用月次

均諸說皆直抉其微以視徒守古率輒攻西說者大有逕庭

揭暄字子宣廣昌人深明西術而又別有悟入謂七政之小輪皆出自然亦如盤水之運旋而周遭以行急而生漩渦遂成畱逆實爲古今之所未發年踰八十有子有孫不以自隨隻身携襆被行數千里不以爲遠真奇士也

方中通字位伯桐城人以智子著數度衍二十五卷於九章之外蒐羅甚富揭暄著寫天新語中通與相質難著揭方問荅並多西書之所未發



孔興泰字林宗睢州人著大測精義求半弧正弦法與  
梅氏正弦簡法補說不謀而合  
袁士龍字惠子錢塘人受星學於黃卯憲西域天文有  
三十雜星之占未譯中土星名士龍有攷與梅氏不謀  
而合

杜知耕字端甫柘城人舉人著幾何論約及數學鑰圖  
注梅氏謂其九章頗中肯綮  
匡山隱者毛乾乾字心易與文鼎論周徑之理因復推  
論及方圓相容相變諸率中州謝廷逸字野臣乾乾婿  
也於數學甚有精思偕隱陽羨自相師友著述甚富多

前人所未發

沈超遠不知其名錢唐人讀方程論作九問難鼎

潘耒字次畊吳江人王錫闡與其兄稷善館於其家講  
論常窮日夜勸其學歷粗有端倪以事散去不能竟學  
作晁闇秣金梅氏謂其測食之法有出於舊術之外  
張雍敬字簡庵秀水人潛心歷術久而有得著定歷玉  
衡主中歷爲多贏糧走千里往見梅氏假館授餐逾年  
相辨論者數百條去異就同歸乎不疑之地惟西人地  
圓如毬之說則不合與梅氏兄弟及汪喬年輩往復辨  
難不下三四萬言著宣城遊學記



李鍾倫字世德文貞公子康熙癸酉舉人敏而好學事  
事必求其根本梅所謂無膏肓之疾者也甲數乙數用  
法甚奇本以赤道求黃道鍾倫準其法以黃求赤作為  
圖論又製器以象之  
李鼎徵字安卿文貞公次弟舉人嘉魚令為梅氏刻方  
程論於泉州幾何補編成手為謄寫彼教人見鼎徵方  
程論序言西法不知有方程憤然而爭不知西術有借  
衰互徵而無盈朒方程同文算指中未嘗自諱鼎徵蓋  
有所本順治乙未李氏居山砦中一家皆陷賊文貞公  
仲父練家僮并傭食者百人出其不意據其阻小大百

餘戰十口以次劫歸文貞公與鼎徵實殿

蔡籛字璣先江寧人從文鼎學算為刻中西算學通

湯濩字聖弘六合州人

魏文魁字玉山布衣

以上諸人皆見於梅氏之集方中通序中西算學通以  
為海內尚有游藝字子六著天經或問邱維屏字邦士  
寧都人魏禧之姊葺為撰傳云晚尤精泰西算易數歷  
法皆不假師授冥思力索而得之方以智以僧服來易  
堂嘗與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余所知有婺源江  
永字慎修著律歷管見畱心梅學發明其說有翼梅八



卷蔚州魏學誠視學江南爲梅氏刻算學全書彙成作  
兼濟堂目糾其訛謬  
舊史曰從來言治歷者有三一以爲必疇人之裔梅氏  
兒時卽侍父及塾師仰觀星氣雖世非臺官而其家學  
已與談遷無異一以爲必通經之儒梅氏於學無所不  
窺辨先後天八卦位次不合者證其合讀等子韻而定  
爲以代而變以地而變以代與地交而變中西之術紛  
綸旁魄而必歸之堯舜精一之傳非徒隸首商高之術  
通天地人始謂之儒於儒誠無媿也一則以爲必精算  
之士梅氏生有異稟而又佐之以深思辨析於幾微之

際而窮極於杪忽之原非精算者能若是乎李文貞公  
進歷學疑問恭紀云奉  
旨朕畱心歷學多年此事朕能決其是非將書畱覽再  
發二日後悉召見  
上云昨所呈書甚細心且議論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  
朕帶回宮中仔細看閱因求  
皇上親加御筆批駁改定上旨之明年春  
駕復南巡  
遂於行在發回原書面諭朕已細細看過中間圈點塗  
抹及簽貼批語皆

上手筆也復請此書疵謬所在



通志卷之三十一  
五  
上云無疵謬但算法未備其自言尙有未補之篇目及其圖表而

聖諭已先及之夫懷抱道業之士卽有著述曷能上煩乙夜之覽句譚字議相酬如師弟子梅氏之遇可謂千載一時矣毛際可撰傳在鼎未蒙 召見之前猶以不獲親承 顧問發抒畢生所獨得深致惋惜方苞作墓表又未深悉其苦心孤詣寂寥乎短篇且多游辭他日秉筆爲史事者將何徵實焉余讀梅氏之遺書嚮往其虛懷集益雖未獲親撰几杖而秉彝之好故不泯也輒倣南豐曾氏先大夫集序之體每有著述必備著於篇

又用河東柳氏先友記之例麗澤講習之友存其姓氏上以備 國史之采擇下以光梅氏之家乘熟於史裁者故不得以冗蔓相目矣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一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傳

禮部尚書張公伯行傳

公名伯行字孝先號恕齋後以為學之要在於一敬更號敬菴先世居上蔡明洪武中徙儀封遂為儀封人曾祖自新祖醇父巖三世皆名諸生順治八年辛卯十二月五日公生於儀封通安鄉崇儒里八歲經飲泉書院問何居告之以講道論德之所輒欣然曰吾他日必讀書於此康熙辛酉舉於鄉乙丑成進士歸構精舍於南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一  
郊陳書數千卷縱觀之其學自天文地理醫卜農圃以  
及浮屠老氏之書靡不涉其津岸而皆不愜其志及讀  
小學近思錄程朱語類乃恍然悟孔孟之正傳曰入聖  
門庭盡在是矣盡發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口誦手鈔  
者凡七年入都補內閣中書舍人旋改中書科中書居  
贈公憂啜粥寢苦三年不入內室喪葬一遵家禮鄉人  
有所假貸悉稱遺命焚其券飲泉書院爲邑令所毀公  
有志興復於請見亭之西購地二十畝建請見書院以  
還舊觀延嵩陽冉太史觀祖爲山長講明正學從遊者  
日衆公慨然有成就後學之志不欲出而仕矣歲己卯

夏六月大雨北關隄決水溢入城居民鼎沸公募民囊  
沙土填築民恃以無恐總河張公鵬翮閱河至儀封聞  
而異之疏請檄公贊理三辭不許冬上治河十議一曰  
黃水本強宜分其勢使之弱一曰淮水本弱宜合其勢  
使之強一清日宜設安瀾牐一淮河入漕之處宜設永  
清牐一請復天妃牐之舊一黃家嘴宜挑開支河一運  
河宜及時大挑一海口宜疏一運河之下流宜疏一高  
堰周橋翟壩隄工暨黃河兩岸之遙隄俱宜堅築又上  
議請於運河之底做舊制置伏龍洞引清水以灌民田  
歲辛巳督修南岸隄工二百餘里秋搶救馬家港東壩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一  
衝急不可當焚香禱于河神獲無恙歲壬午督修高家  
堰石工蝦鬚溝河是冬補山東濟寧道時值歲荒卽家  
運錢米及綿衣數艘以拯飢寒流亡漸復  
上諭河撫二臣遣選賢能之員十八分道賑濟公所賑  
者汶上陽穀二縣動用倉穀至二萬二千六百餘石藩  
司移文責其專擅論上將入告公力爭於河撫兩院曰  
奉 旨賑濟非擅動也動倉穀以廣 皇仁非邀譽也賑濟  
飢民非肥家也且賑而猶道殣相望不賑將復如何  
皇上視民如傷倉穀重乎民命重乎反覆數百言議論

侃鑿兩院不能奪遂寢乙酉春  
聖祖南巡閱河 御書布澤安流四字以賜并詩章二  
詩扇二明年 遣郎中德成格封開催漕臨行復  
諭云山東有濟寧道張伯行請曉河務往與商推設法  
蓄水放船公以運河自南旺以北水勢甚小相高下度  
淺深開水北注蓄洩得宜事竣著書以紀其事卽世所  
行居濟一得是也是夏遷臬江寧吏呈往例送督撫贄  
儀約四千金公曰我居官誓不取民一錢安能辦此以  
所攜土宜致餽皆拒不受維揚諸生六人得罪郡守撫  
軍怒欲盡褫其中公慨然曰以窮秀才衣頂逢迎上官



吾不能也申辨至再三乃得釋  
聖祖南巡至江寧已命督撫薦舉賢能官員而公不  
與隨督撫至公上前  
聖祖曰朕向原認識汝到江南卽知汝爲清官復顧督  
撫曰張伯行居官果何如對曰好大學士張玉書對亦  
如之  
聖祖曰他實不要錢又問江南還有如此好官否皆曰  
無  
聖祖曰然則汝等何以不保舉之今朕自保舉之將來  
居官好天下以朕爲明君若貪贓壞法天下笑朕不識

人至松江卽令填撫福建隨駕至西湖御書廉  
惠宣猷四字以賜陛辭赴閩時臺屬旱荒題請發帑賑  
濟全活甚衆閩省民稠田少歲粟所入不敷一歲之用  
每歲遣官赴江浙買米入閩平糶多置社倉積貯以備  
旱潦禁米下洋以絕盜糧終公任民不阻飢永安寧洋  
漳平大田山深易藏奸宄大盜陳首魁等潛匿山莽乘  
閒探丸公以計誘擒之積盜朱章竄伏未獲迹其巢穴  
亦就擒貸其脅從盜藪一清大張綱紀飭保甲講鄉約  
褒廉糾墨懲猾吏之爲民害者教化大行閩自楊龜山  
載道而南三傳而得朱子嗣後名儒疊興號稱海濱鄒



魯公建鰲峯書院以祀宋五先生廣置學舍百二十間  
於會城俾有志正學者肄業出家所藏書千卷充牣其  
中又廣搜先儒文集遺書次第刊布士皆鼓舞振興理  
學復明公以博學文辭益來賓於未幾其學大  
上聞大御書三山養秀四字以顏其堂又賜御纂性  
理精義諸書至今弦歌不絕皆公倡導力也福州瘟神  
有五帝者廟祀徧鄉城師巫假以誑誘禱祀晝夜不絕  
公毀其祠僉謂前任遲太守以此獲罪竟卒於官公曰  
此偶值耳不爲止卽改其祠爲義塾以祀朱子省城多  
尼皆買貧家女髡之號佛子盈千累百所爲弗可問公

悉令所親贖回匹配貧不能贖者爲設法以出之臺灣  
兵拔扈難制稍不遂欲卽登山鼓譟要挾官長公謂爲  
首倡亂之人平日必多不法可以他事除之煽誘自絕  
鎮臣如公教已後無敢譁者初

聖祖諭大學士張伯行居官清正江南重地宜移撫李  
光地奏閩省近方有起色須畱整頓一二年張玉書奏  
江南頻歲災祲民不聊生非此人不可

聖祖笑曰汝兩人不必爭朕爲天下總計當慎簡一人  
以畀汝閩遂有移撫江蘇之命并許馳驛往士民攀  
畱不及皆呼號如失怙恃時兩江總督噶禮大張威福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一  
五  
甫蒞任卽奏罷撫藩人人不寒而慄公至吳卽檄禁屬  
員餽送延訪地方利弊時淮揚連年荒歉軍民乏食疏  
請海高等十三州縣徐州一衛發帑賑濟又以江蘇等  
屬帶徵災漕請分年帶徵以紓其困皆蒙 俞允又奏  
動藩庫銀三萬兩買米減價平糶疏發卽行絕漕弊禁  
重耗省差擾民困以甦又以俗尚奢侈嚴行禁絕時蘇  
守陳鵬年司臬焦映漢糧道臧大愛皆廉謹奉職總督  
率以不便於已撫事劾去之是夏赴常州熱審多所平  
反輒與總督每事違異鬱鬱不得志以病乞休不許乃  
強起視事江南澤國農田全資水利時牯堰廢壞詳考

修整以資蓄洩海禁縱弛米價踊貴嚴行禁絕而內地  
米多民不艱食辛卯秋趙晉典試江南與總督交通關  
節榜發譁然蘇郡士子昇財神入文廟正考官左必蕃  
不自安具疏奏 聞公亦據實陳奏

上命近臣出按其事公偕總督暨安徽巡撫會鞠督臣  
持其事使臣蓄縮不敢問匝月不得定案明年春正月  
公劾督臣抗 旨欺 君營私壞法請正國典以彰公  
論疏上總督聞之密購疏橐捏款訐叅星夜馳奏  
上命俱解任交審事大臣一併審明部文未下公又上  
瀝陳被誣始末之疏以證督臣之誣奏使者疊審皆歸



曲於公應革職治罪噶禮免議奉 特旨尚書穆和倫  
張廷樞再往澈底審明審如前公仍革職

上不從所請以公爲天下清官第一復 命九卿翰詹  
科道議 特旨畱公任而黜噶禮方公之解職也百姓  
罷市撤業幾數萬人團集公館哭聲殷揚城且欲相率  
赴京叩闈公慰諭再三環泣不肯退姑蘇等郡相繼報  
罷市者紛紛翌日維揚士民扶老攜幼具果蔬至公館  
以獻公辭不受皆泣曰公在任止飲吳江一杯水今將  
去子民一點心不可却也不得已取腐一塊菜一束遠  
近餽餉者皆委地而去審畢將回姑蘇行有日矣揚城

士民慮途中不可測數萬人謀集江干護行公聞越數  
日五更登舟比天明已渡江百姓追送不及悒悒而返  
至蘇寓楓橋士民雲集獻果蔬如在揚時秋七月復赴  
揚聽審回蘇時比戶焚香遮道自楓橋至葑門二十餘  
里擁塞不可行及聞公復任士民歡抃呼萬歲者無萬  
數行數千里詣 闕跪香進疏願各減年壽一歲祝添  
聖壽萬年

上聞大悅而福建全省士民始則奔號呼籲繼而頌  
皇恩祝 聖壽者與江蘇不謀而合自是公名益顯雖  
嘗持論與公爲異同者莫不傾心折節直聲浩氣震天



下癸巳春三月 恩詔復原職旋進濂洛關閩集解鎮江戰艦與民船無別戰船或私借入洋貿易還以民船充數九月奉 旨會驗因條陳海洋船隻分別營哨商漁盡編號數甲午正月奏免揚州落地之稅謂各商貨物已於揚關輸鈔入城復徵落地稅銀似屬重科臣衙門舊有鹽課陋規二萬兩臣在任五年絲毫弗取爲鹽商節省十萬衆商願於經費項下代捐稅銀每年一千二百兩免商民無窮之累奉 旨俞允吳中向無書院擇府學中隙地建紫陽書院講貫課士之法畧與閩同士風丕變儉華就實吳地濱海奸商下洋勾引匪類出

入無忌爲東南隱憂公特嚴海禁有犯必懲有張元隆張令濤李崇御等案咸爲巨蠹把持屢飭不結上命大臣駐鎮江審理劾公以狂妄自矜疏凡六上上不得已允之時公因熱審赴常州令藩司於舟中解綬去遣遊擊房世澤伴送至鎮江看守於城隍廟夜分問供多方摧折所供不合脅公幕下客代書竟擬重辟門人子弟聞難來訊呼籲無門生死不可測公處之怡然讀書晝夜無間爲子姪講說積講義二十餘篇又向輯四書正宗學易編皆未成書續爲編輯居潤州半載體加充色加晬焉奏上



聖祖不允所擬而令使臣同公入京仲冬二日渡江至維揚父老數千人焚香拜岸上士民夾兩岸隨舟而行四十里不絕越日過邵伯高郵皆有儒冠儒服浴河頓首者至淮安河督迎會見舟將壞大驚爲易舟伴送官同知胡某僉人也莫夜趣渡黃河細雨方霏同雲如墨濤瀾洶急從舟傾覆公以河督所易舟先濟得免至夏鎮書院諸生候於河次揮淚而別抵京公欲赴 暢春苑陛見使臣弗許委官看守於吏部公署

上命使臣同公陛見

上曰他原無罪又曰此人朕還用之當用於有錢糧衙

門明日 召對於乾清宮 命於南書房行走臘月朔

命講民可使由之一章越日又命講太極圖說尋奉

特旨署總督倉場侍郎時秋成稍歉奉 諭同戶部酌

議平糶奏發倉米二萬石奉 命發倉賑濟順天永平

二府親往巡察至永平與守謝賜履講社倉之法令勸

所屬捐輸積貯本朱子法條酌十六款奏上丁酉秋七

月條奏餘米摺其畧云臣查紅斛進倉每石原多二斗

五升今該倉書攢止報一石一斗四升四合九勺四杪

其餘隱匿不報通漕合算歲約三十餘萬此項謂之飛

米俗所謂飛穀鞭子是也外又有長米二三十萬石曰



旗丁交剩餘米或令旗丁領出謂之照米俗所謂出黑  
檔子也或令旗丁賣與他人謂之買餘抵補倉場之弊  
甚多此其大者故特奏之又奏每年收米放米該剩餘  
米一百餘萬石請建新厰百座八月爲順天鄉試正考  
官時方收糧通州不與開列 特召入闈蓋異數也庚  
子十月奉 旨管理錢法旋補授戶部右侍郎兼管倉  
場總督事辛丑春總裁會試秋七月河南馬營口決  
上命河南人知河務者具奏公摺奏曰臣籍隸儀封去  
黃河三里故黃水之性最爲畱心蓋黃水不兩行若有  
兩條河水行一條必淤一條故一遇衝決水行新河舊

河必淤若舊河仍行者則新河不過因水勢泛漲洩其  
有餘水一消落仍行舊河此自然之勢也今武陟縣衝  
決河口不過因黃沁並長泛濫溢漫洩有餘之水耳黃  
河之水仍舊東行入冬以後水勢消落勢必盡歸舊河  
稍加堵築卽復舊矣獨是山東運河只借一線泉水遇  
天道亢旱泉源乾涸寸步難行臣前任濟寧道時曾議  
引沁河之水以濟山東之運後以陞任故未及行今歲  
糧船淺阻山東將至遲悞而黃沁交會忽衝一缺口直  
入張秋運河糧船盡皆抵通是今歲之運賴此衝決以  
濟之也若由此修治引之濟運便可成萬世之利越數



日接 駕蒙 溫青云前所奏河務與朕意甚合又  
召進行宮論河務面奏于黃沁交會之際建開築壩重  
重關鎖使不氾濫一引沁由賈魯河以入濟濟運一引  
沁由新決之河入張秋以濟運張秋東涯五空橋安放  
閘板水小則下板引沁濟運水大則放沁入海至于濟  
寧河之西再建閘一座水小則引沁濟運水大則下板  
引沁入湖不但糧船遄行而臨河之田皆成膏腴矣冬  
十月以母病歸省 命以便道閱視河南武陟決口如  
期復 命壬寅春正月與千叟宴偕諸年老大臣至  
乾清宮謝 恩賜坐

上謂汝等皆大臣當仰體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爲  
巡撫時地方情形米麥價值皆不時奏聞是真能以百  
姓爲心者也十一月  
聖祖升遐公感高厚深恩哀痛迫切夢寐中淚時潄潄  
下也

世宗憲皇帝御極深知公公忠爲國又以  
先朝舊臣特加眷顧錫子每逾常格謂公年老事難兼  
攝 命專理戶部及錢法堂臘月二日 命同滿漢大  
臣十三人至  
先帝梓宮前舉哀 特賜數珠一串曰此



先帝所遺留也嗣後會議大政保舉大員皆隨親王大  
臣在 乾清門預議又以公老 命由東華門騎馬至  
箭亭下尋以戶部捐納收銀非公莫能任 命與大司  
農田嘉穀專管其事 特恩晉正一品追贈三代給一  
品廕生癸卯八月 遣官看河因條陳河務畧曰 國  
家歲漕數百萬石全賴會通一河而會通一河又借汶  
泗二水以濟運開河之始築堽城壩以遏汶水又開堽  
城閘引汶水由洸河至濟寧濟運復築金口壩以遏泗  
水又開金門閘引泗水由府河至濟寧濟運迨其後宋  
禮聽老人白英之計築戴村壩引汶水于南旺分流濟

運遂置泗水于不問由是府河大半淤塞泗河之水乃  
不至濟寧馬場湖而合沂水以出魯橋矣今宜于秋收  
之後人民空閒大開府河使泗水由金口閘入府河至  
濟寧馬場湖蓄之濟運又于泗上諸泉源大加疏濬其  
逆流紆道者改之亂石壅塞者順之脈絡不通者濬之  
務使水勢暢流則諸泉之入湖者無窮而所蓄必多或  
轉遲爲速之一法也至濟寧到臺莊相去四百里其中  
閘將及二十座而臺莊以下至淮黃交會之處中間將  
及四百里並無蓄水之閘所以每逢天旱臺莊上下不  
無淺阻宜于臺莊之下徐塘口之上建閘一座以備蓄



洩其於河道或有補益

上遽命議行九月遷禮部尚書 賜禮樂名臣四大字

奉 旨搜閱會試遺卷十一月

上親郊前三日視牲向皆王公大學士行之

上以命公蓋特典也甲辰春二月進續近思錄廣近思

錄張南軒陳克齋陳北溪許魯齋諸集 賜食而出四

月 命赴闕里致祭崇聖祠追王 至聖五代 賜涼

帽蟒服錦緞珍物八種 命以便道回家省親六月奉

旨會議 聖廟從祀倡議以明儒羅欽順 本朝陸隴

其從祀兩廡又以宋儒張子之父張廸配享崇聖祠乙

巳正月十六日以疾薨於位遺疏以崇正學勵直臣厚  
精以養廉吏明法以懲貪員勉

聖

上聞震悼 特遣宗臣鎮國公暨散秩大臣副都統額

爾德侍衛十人 賜奠茶酒行三叩禮加贈太子太保

於卹典定例外加祭一壇又奉

上諭諭祭之日大小漢堂官給事中御史等官俱著齊

集出殯之日俱著送殯 賜諡清恪給全葬祭公遭逢

仁聖一德交孚歷官二十餘年未嘗攜眷初任濟寧隨

行止四人撫閩二十餘人撫吳十三人其日用蔬菜米



麥寸絲尺帛以至研麥磨石曳磨之牛皆自河南運載之官祕至閩官署帷帳皆錦繡器皿悉金銀驚問吏以行戶鋪設對公盡撤還之比移吳先檄所屬禁陳設無錫令送惠泉至受之後聞亦派民船載送卽却不受閩撫標有空糧五十名蘇撫標有空糧八十餘名皆前任以給家丁者公曰我家人無幾又莊農不諳弓馬何可冒糜國餉悉募壯丁補之在朝在外不交一近侍之臣不附和同官之議不以得君而有自尊之意不以見忌而生退沮之心矢志以人事君所薦引皆學問醇正志操潔清彰彰在人耳目聞者然初不令其人知卽子姪

有問亦不荅惟特疏具薦及大庭保舉者衆乃知之平日倚扼公者在朝共事輒推誠協恭無纖毫芥蒂曰仰荷

聖明已獲保全何敢以私嫌廢公事乎治民以養爲先以教爲本偶有災祲卽疏請緩征賑濟平糶並施設常平置社倉以備凶荒所至輒建書院臨清則有清源書院夏鎮則有夏鎮書院濟陽舊有書院復新之招徠士之有文行者相與講明聖賢之道公暇輒至又飭州縣各立義塾朔望講解

聖諭十六條使編氓皆知禮義故士民畏之如嚴師愛



道一室文集卷三十一  
之如慈父於閩則肖公象而祠於鼇峯書院之旁於吳  
則建春風亭爲公祠與總督于成龍巡撫湯斌兩祠並  
峙總督倉場時山東兗州府鄆城縣十五州縣士民有  
具衣冠而來獻者曰前者灘河之水當秋泛濫淹民田  
不下數百萬頃公爲濟寧道時疏濬宏深使十五州縣  
之水皆安流由灘入運運入海向之壑澤今成膏腴廩  
邱之西五岔口紆道爲患公捐貲築堰引水盡入灘士  
民蒙利議立公生祠農夫欲建於野舟子欲建於河久  
不決乃立於五岔口今落成敢獻衣冠展瞻戀意公歎  
仄再三皆頓首固請受之而去其至孝本於天性每逢

忌日輒閉戶飲泣不飲酒肉至己生日亦思親不宴不  
樂賑汶上時一婢來領米舉止有異詢之良家女也有  
壻未婚父母亡叔質於孔監生家問其價如數償之名  
壻至給新衣爲之成婚四方之士及門受業者幾千人  
不問貴賤知愚悉接以禮諄諄示以入聖之門爲學之  
要讀書自少至老不厭不倦雖鞍馬舟車之上死生危  
急之秋未嘗釋卷嘗云延平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以  
前朱子後來頗不以爲然蓋佛家靜坐此心不要用儒  
家靜坐此心原要用必靜坐見得道理始與佛家有別  
但靜坐而不讀書亦不能見道理不如易靜坐爲居敬



而勤讀書以求道理乃爲無弊且子夏博學而篤志切  
問而近思存心之法卽在于讀書何可懈也其纂述者  
百餘種皆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輯道統錄道統源流  
以明聖賢之宗傳輯伊洛淵源錄伊洛淵源續錄以明  
諸儒之統緒輯小學集解小學衍義養正類編養正先  
資訓蒙詩選以端蒙養之教輯學規類編學規衍義程  
氏家塾分年日程原本近思錄集解續近思錄廣近思  
錄性理正宗諸儒講義以正爲學之模輯家規類編閩  
中寶鑑以示脩齊之範謂周程張朱得孔曾思孟之正  
傳故纂濂洛關閩書集解以配學庸語孟名曰後四書

屢經進 呈欲以頒行學校而其語類文集復纂述較  
正而刻之謂許薛胡羅又周程張朱之正傳其文集及  
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無不選擇而刻之謂 本朝陸  
稼書學朱子之學而爲許薛胡羅之繼起赴閩時特就  
其家訪其遺書得學問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三書乃  
并其已傳之松陽講義文集而並刻之他如楊龜山謝  
上蔡尹和靖羅豫章李延平衍程子之派者也張南軒  
呂東萊取資于朱子者也黃勉齋陳北溪陳克齋受學  
于朱子真西山熊勿軒吳朝宗私淑于朱子者也有明  
之學得其正而不爲邪說所搖者曹月川陳剩夫崔後



渠魏莊渠汪仁峯蔡洙濱也 本朝之學宗朱子者張  
楊園汪默菴陳確菴陸桴亭魏環溪耿逸菴熊愚齋吳  
徽仲施誠齋諸莊甫應潛齋劉仁寶也其所述作莫不  
精擇而刻之而吳朝宗吳徽仲施誠齋諸莊甫劉仁寶  
皆隱居力學世莫能知久將淹沒不傳公特爲表章尤  
見微顯闡幽之義公于正學奮志脩明而于陸王之學  
復排擊不遺餘力或曰陸王往矣似不必復辨公曰陸  
王往矣今之爲陸王之學者正不乏也是陸王往而不  
往也予安能無辨哉又嘗語學者曰今人自云有志程  
朱之學而于陸王不敢明辨其非只坐于正學見不明

耳所見既明則程朱之與陸王如雅鄭朱紫正邪截然  
豈能姑恕然未嘗特著一書以闢之謂曰啟敝之閑闢  
錄陳清瀾之學蔣通辨張武承之王學質疑已盡掘其  
根株學者但取而讀之自不容于復入故于三書皆精  
刻以示學者又選古文載道編斯文正宗唐宋八大家  
文集以見文之必本乎道選濂洛風雅以見詩之必本  
乎性情諸葛武侯陸宣公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  
其功業皆有原本刻其集以著立朝之業文文山謝疊  
山方正學楊椒山楊大洪其氣節皆足以風世刻其集  
以彰致身之義而石守道海剛峯其剛方之氣亦足興



起故亦刻行他若三朝名臣言行錄已有定本後經散  
失不完四書正宗學易編僅有藁本尚未成書五經大  
全意欲增刪別成善本而未有暇晚年詳訂大學依伊  
川改本移生財有大道五節于亦悖而出之下依古本  
復邦畿三節于聽訟之前照朱子序文改正右經一章  
大註博綜諸說考證精詳欲具摺具奏上請  
聖裁而遽爾辭世不及進  
呈此又公未竟之業也其  
所自著者則有困學錄二十四卷續困學錄二十四卷  
正誼堂文集四十卷續集十卷居濟一得五卷又皆本  
於躬行心得之餘而足以爲脩己誨人致君澤民之準

統觀公一生之述著規模廣大節目精詳所謂析之極  
其精而不亂合之極其大而無餘者也而其一生之所  
得力尤在朱子之書故嘗舉朱子三言以定爲學之則  
曰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其言  
曰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至朱子又益以  
返躬之一言至矣盡矣茂以加矣證之尚書之危微精  
一論語之主敬行恕博文約禮中庸之戒懼慎獨擇善  
固執孟子之不動心知言養氣若合符節此公一生學  
業事功之本也

舊史曰公身後傳公者有桐城相國之墓志高安相國



道下堂文集卷三十一  
之神道碑而行狀則公門人費元衡所撰也皆未上之  
史館歲在甲申公子師載方總督南河而以公傳相誣  
諉以備國史之採擇余諾之不一而河督旋卒諾  
責必踐余不以河督卒而食言也公可傳者有二事功  
之偉兩相國能言之學術之醇費君狀最爲詳晰余私  
淑諸人不如費君侍公十五年親炙之久據狀以傳公  
文無遺憾矣顧念費君不知何人著錄公門不肯以言  
語媚人可信必矣余不敢掠其美其忍沒其名哉

其辭而不盡合之辭其大而不盡其辭其小而不盡其辭



